谷村文庫
10·07
エ·1

t191

768809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二十九　一　送

宋

高宗一百七十一

中興聖政草建炎元年五月庚寅上以四方勸進群臣固請即皇帝位于
南京以汪伯彥中興日曆耿延禧中興記參修臣等曰堯舜所以獨高百
王者以其得天下及其傳天下而知之湯有慚德武未盡善況於後世乎
漢高帝唐太宗號為盛主然其得天下也以爭其傳天下也幾以致亂大
哉太祖皇帝之受命與太上皇帝之中興也謳歌獄訟歸而不釋則不得
已而履大位及夫為天下得人則舉成業授焉不詢群臣不謀卜筮惟視
天意之所在而已自堯舜以來數千載始有太祖及我太上皇帝豈非希
闊甚盛之際哉六月甲子詔徽猷閣待制邢煥授觀察使時諫官衛膚敏
論煥后父不當除待制孟忠厚隆祐太后兄子不當除直學士煥即有是
命而上以太后故不忍罷忠厚職名於是給事中劉珏中書舍人汪藻引
故事極論之膚敏改中書舍人言所論不行不敢就職明年正月丁未卒
授忠厚承宣使且詔后族勿任侍從官著於令以汪伯彥時政記及汪藻

所記參修臣等曰臣聞章獻明肅太后垂簾時外戚馬季良為待制仁宗
親政於明肅之政無大變更獨季良即日易武弁以為祖宗之制不可以
私恩廢也太上皇帝奉隆祐太后至矣而不敢抑言者以私忠厚嗚呼此
我宋家法萬世所當守也臣是以詳著之　辛亥赦書拘籍天下神霄宮
貲産錢穀付轉運司以充省計先是即位赦書已罷神霄宮至是復申諭
焉丙午又詔道士林靈素鄭知微傅希烈家貲令溫處州籍沒以汪藻所
記修入臣等曰晉以老莊清言亂天下車轍既東而君臣莫知創艾卒以
不振建炎中興首黜方士之害丁寧切至如救焚拯溺然非上聖其孰能
之乃者方士稍稍以附託干恩澤特旨冠其徒至數十人侵害度牒法歲
給緡錢以千數而齋醮祈禳猶不與也雖間采近臣之議寢而弗行然此
門要不可啓臣等敢論著本末以備覽觀焉　辛巳詔以知南康軍李定
通判韓琦便宜誅許高許亢特轉一官先是臣僚論靖康末折彥質為宣
撫副使錢蓋為制置使高亢總兵守河皆不戰而遁今置不問則後何以
使人詔彥質責授散官昌化軍安置蓋落職宮觀高亢編管海外會南康
奏高寓其境上欲謀變定琦以便宜誅之而待罪宰相李綱奏曰淵聖委
高亢守河付以兵甚衆賊將至而先走朝廷不能正軍法而一軍壘守倅
敢誅之必健吏也使後日受命扞賊者知退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
其亦少知所戒是當賞上曰然乃有是命以李綱時政記修入臣等曰古
之守封疆者皆知進未必死於敵而退必死於法故援枹而鼓之士爭致
命以為進猶或生而退必死也況受命為大將任安危成敗之寄者乎三
代聖人仁民愛物忠厚惻怛至矣然其出師不用命者必戮弗赦也太
上皇帝之英斷後世可忽忘哉　丙戌詔京東京西河北永興軍淮南江
南兩浙荊湖路皆置帥府要郡次要郡帥府為安撫使帶馬步軍都揔管
要郡帶兵馬鈐轄次要郡帶兵馬都監皆以武臣為之副改路分為副總
管路鈐轄為副鈐轄州鈐轄為副都監總管鈐轄司許以便宜行軍馬事
辟置僚屬依帥臣法屯兵各有差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為帥副鈐轄都
監各以兵從聽其節制正官願行者聽轉運使副一員隨軍一員留本路
提點刑獄彈壓本路盜賊遇有盜賊則量敵多寡出兵會合以相應援以
李綱時政記修入臣等曰昔太祖皇帝監唐末五代方鎮強王室弱之弊
故削鎮兵以尊京師暨我太上皇帝親見靖康以來群盜充斥郡邑無備
之患故屯兵諸郡且責提點刑獄以警備盜賊扶偏補弊可謂各適其時
矣乃者郡邑安於無事武備寢闕一有非常且復蹈前日之害故臣具述

其詳以待制詔行焉　十月丁巳駕自南京登舟廵幸淮甸戊辰宰執登
御舟奏事上曰昨日有内侍至自京師進内府珠玉二囊朕投之汴水矣
右僕射黄潛善曰可惜有之不必棄無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擿玉毁
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求所以息盜爾先是六月丁亥上諭宰執東
京有司發到内庫寶器有玻璃碼碯之屬皆遐方異物内侍陳列以進朕
念玩物喪志悉令碎之於殿庭以李綱汪伯彦時政記參修臣等曰方承
平無事時陳寶玉飾珠琲以為玩耳嗚呼安知是物之足以敗天下而召
寇戎也太上皇帝身履艱難撥亂中興其視是物猶蝮蛇鴆毒肯復親之
耶碎寶器棄珠玉臣知出於至誠惻怛非如唐明皇焚錦繡姑以飾一時
虚譽而止也　十二月丁巳詔朕側身寅畏與二三大臣宵旰圖治罔貴
奇玩罔好畋游罔昵近習使干政事罔有斜封黑勅以濫名器夙夜正心
持誠祈天助順閹小人為姦或欺誕請屬以鬻官爵或臂鷹走犬以事畋
獵而率以御前為名使朕之好惡何以昭示四方格于上帝其令三省樞
密院榜諭戒約言事官覺察彈奏敢有違者重寘于法並許人告賞錢一
千貫内畋獵之人輙稱御前鷹犬者根治得實配沙門島以汪藻所記修
入臣等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天下王者家也善乎諸葛亮之言曰宮中

國中當為一體往者閹寺與姦臣相表裏動挾御前之名以脅制上下卒
成天下之禍臣讀是詔至于大息流涕嗟乎此建炎紹興之政所以赫然
有祖宗風烈也　建炎二年四月己未詔惟京畿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
係已降指揮置廵社餘路悉罷時杭温州已就緒奏乞存留亦弗聽以汪
藻所記修入臣等曰唐中葉以後府衛之制盡廢至梁湼人為軍於是兵
民遂分雖以周世宗之善治兵我太祖太宗之神聖英武且去唐未遠而
兵民已不可復合矣治平以來學士大夫乃始欲追古制而復之識者固
知其難矣一變而為義勇再變而為保甲三變而為廵社法非不古而習
俗已成復之無由此太上皇帝所以不憚改令以安元元也　庚申詔御
前軍器所見織戰袍工匠發還綾錦院令依限織進初命監綾錦院姜湙
擇良工就御前軍器所專織戰袍欲以賜有功將士中書侍郎張慤等言
於上曰前日中人因事輙置局紊亂紀綱不可不深鑒今若以織文責綾
錦院而使少府監督其程限則事歸有司於體為正上曰甚善故有是命
以汪伯彦時政記修入臣等曰臣聞明主之察治亂也審而守法度也堅
寧逆志咈心弗便於事而常戒懼於細微孽芽之間不敢忽也夫取工於
綾錦院而織袍於軍器所又以賞功由常人觀之誠若無甚害然太上皇

帝矍然改令不俟終日何哉官失其守而事奪於貴臣法廢其舊而制出
於一切則亂由之而作有不難矣嗚呼治亂之機如此其微也非明主其
孰察之　乙丑上諭宰執曰昨日有內侍輒奏曰比侍講筵竊聞講讀官
棊數陳甚善陛下必亦謂然臣輒撰獎諭詔書進呈朕曰臣僚一時恩禮
當出朕意非小臣所得預若降詔書自有學士汝等各有職事豈宜不安
分如此況此詔書詞既未工又不知體取笑外人上因曰朕每退朝過屏
風後押班以下欲奏事者朕亦正衣冠再御座聽其所陳未嘗與之款暱
性亦不喜與婦人久處多在殿旁閣子垂簾獨坐筆硯外不設長物靜思
軍國合行大事或省閱四方章奏左右止留小黃門二人一執事一磨門
至於內中掌文書亦多是前朝老宮人有來奏事者朕亦出閣子外處分
畢卻入閣子坐無一日不如是也以汪伯彥時政記修入臣等曰閹寺之
禍著矣佞柔側媚以狗馬聲色惑其君禍之小者也剽略書傳誦說古今
以才藝自售則其為禍豈易測哉建炎之初天子厲精求治而宦者投隙
肆言猶敢如此亦可謂姦人之雄矣非聖武英斷絕其萌芽則基亂胎禍
將何所不至嗚呼方其伺顏色售才藝能赫然拒絕之固已難矣又慕其
情狀告大臣豈不甚難哉至於清心寡欲屏遠聲色皆中興之本臣是以

論著之詳焉　七月丁亥楚州發歸朝官至行在上諭宰執曰聞州郡多
因繫此輩久者至經歲不得釋少涉疑似則殺之覆燾閒皆吾赤子也朕
欲　發諸郡拘因歸朝官盡赴行在存撫之庶幾可召和氣以汪伯彥時政
記修入臣等曰古之王者蓋有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則弗為者矣彼姦雄
恐酷之言至曰寧我負人嗚呼人之用心何止天壤之異哉方建炎之初
所在盜起如蝟窮荒絕漠狼子野心之人錯處郡縣有司為之禁防或未
過也而太上皇帝惻然哀矜形於聖訓不以防亂備患而忘濫刑之戒不
以艱危多事而廢好生之心凜然有三代王者之遺風矣是豈秦漢以來
所能髣髴哉　八月癸丑臣僚請復常平官講補助之政廣儲蓄之具從
之十月壬戌詔常平之法歲久多弊頃以紹述為名雖知有公私不便當
增損更易者亦莫敢言今止為常平本法所繫甚大非他司兼領故復置
提舉官尚慮蹈襲前弊反致害民可明諭天下青苗散斂法永勿復行其
餘條制令葉夢得孫覿張徵討論以聞以汪伯彥時政記及汪藻所記參
修臣等曰常平之法尚矣穀賤則糴穀貴則糶無散斂之煩而有救災之
實公私俱便農末皆利天下之良法也孟子譏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
有餓莩而不知發使孟子而為政於天下常平之法必在所取矣彼青苗

出於近世蓋非常平之舊建炎之初廢青苗以利民而有司奉行失指至侵耗常平之積此詔書所以丁寧繼下也今官存而事寖弛法具而吏費虔意者朝廷仁愛之心雖至而責實之政尚寬歟臣故著初詔于篇顧有稽焉 乙亥上御殿策進士九月庚寅賜李易等及第出身同出身初有司欲以上十人所對策進呈且請以上意定名次上却之曰朕委主司取士必不錯乃悉從所擬不復更易以汪伯彦時政記及汪藻所記參修臣等恭惟太上皇帝當建炎之初策士于廷一委主司不以一人之好惡為之升黜天下之至公也及紹興中權臣罔上假國家之科目以私其子弟親戚則聖斷赫然拔寒畯抑權貴亦天下之至公也惟一出於至公故靜則為天地之度動則為神明之斷傳曰公生明太上皇帝實有焉 建炎三年三月辛巳臣僚上言宜倣唐制及祖宗舊制應章奏委翰林學士給事中中書舍人輪日於禁中看詳條陳具奏使是非與奪盡從公論左右小臣不得妄言利害既委臣僚乞不差内臣轉送只實封往復庶免黨與交結之弊詔從之以路允迪時政記修入臣等曰人主親決天下事而不以假臣下未為甚害也然天下之亂往往輙生於此秦始皇隋文帝唐德宗皆是聰明過人無待輔助於是疎間群臣猒忽公論而不知近習小人已陰竊其柄矣太上皇帝深鑒前代之禍慱采在廷之議以看詳章奏專責儒臣使左右小臣無所投其隙防微杜漸至矣今天子即位之初首詔兩省分閲公車之奏條流來上實遵建炎故事也聖聖相繼出於一道蓋多類此嗚呼盛矣 四月乙卯赦書仁宗皇帝在位四十餘年恩結民心社稷長久應仁宗法度理合舉行元祐大臣雖累降處分盡還官職恩數尚慮未盡霑恩其令本家自陳有司疾速施行先是元年六月赦書舊係籍及上書人悉還其元任官職及贈謚碑額等至是復申敕焉臣等曰臣竊觀三代以來風俗忠厚莫若我宋世世修德澤被天下最久莫若仁宗皇帝此太上皇帝所以慨然發德音也天監在上克相聖志海内乂安年穀屢豐於萬斯年無疆維休則亦躬享仁宗寅畏之福可謂盛矣元祐大臣勲德相望中更黨錮之禍其死於紹聖崇寧之前者嘗被恩數固可還之矣其間不幸没於謫籍之後者謚所以易名而或未盡議贈官所以念功而或未盡舉碑額所以旌賢而或未盡賜意者太上皇帝之心將以啓迪嗣聖故略而未行以俟今日歟此議郎慱士之責也 五月辛巳延幸次鎮江府上謂宰相呂頤浩等曰張慤古之遺直陳東誅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降親札令有司致祭卿等更議邺其家癸未中書舍人張忞被

旨引對甲申上謂頤浩等曰張悫謂朕即位以來無纖毫之失自古人君
不患無過患不能改過耳悫諂諛如此豈可寘之從班可黜之於是詔悫
落職宫觀以呂頤浩張浚時政記汪藻所記參脩臣等曰武王克商有下
車而為之者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建炎中太上皇帝櫛風沐雨日不暇
給而汲汲於褒忠直去佞諛辛壬癸甲未越信宿聖政可以傳後世者三
焉抑可謂明所先後矣然臣伏觀是時上方勵精政事躬行勤儉張悫稱
述以為無纖毫之失亦未為甚過也而聖斷赫然屏遠斥絕之惟恐少緩
臣知欺罔讒慝之姦固無所容矣是誠中興之本也　丙戌詔曰建康之
地古稱名都既前代創業之方又仁祖興王之國朕本繇代邸光膺寶圖
載惟藩潛之名實符建啓之義蓋天人之允屬況形勝之具存典邦正議
於宏規繼夏不失於舊物其令父老再觀漢官之儀亦冀士夫無作楚囚
之泣江寧府可改為建康府其節鎮舊號如故臣等曰建炎初載重違汴
都父老之意是以車駕所臨止曰巡幸示不忍去故都耳然自古未有為
國數十年而無定都者江左之必居建業猶中原之必居雍雒天造地設
無可更議矣王師北討非盡復燕趙并代雖得河南未可以舍建業而北
也自古拔草萊立都邑不數年遂致富盛者多矣況經營如是之久乎臣

故具載初詔冀天子有感焉　八月戊申上曰昨日吳國長公主入内以
畫及小玉山玉管筆為獻朕對以平生不識畫因而不好長主可惜錢買
此遂并玉山等復還之以王綯時政記修入臣等曰昔宋高祖未備音樂
湯仲文以為言帝曰日不暇給且所不解仲文曰屢聽自然解之帝曰政
以解則好之故不習爾蓋耳目之玩解生於好好生於解惟澹然清靜則
物莫能入太上皇帝體堯蹈舜固非區區宋高祖所能仰望然其言有適
用者臣是以著之以見開國治謀之君躬履艱難崇尚儉約大抵皆如此
也　閏八月丙戌上與宰執論借補官資之弊曰三十年來爵秩冒濫日
甚一日政和宣和則以應奉花石之類補授官爵遂輕自宣和末以來軍
興借補猥冗不可勝計小使臣闕止二萬餘今借補者何啻三五十萬將
來事平未知何以處之以王綯時政記脩入臣等曰借補猶前代假版之
類爾雖甚冗濫一旦朝廷澄清之猶可為也而太上皇帝已慮之如此乃
者軍興賞功至五十萬有奇往往貿亂相乘又皆真命一予不可復奪天
子雖當宁太息思有以革其弊而有司安常習故終未能仰承上意也臣
誠竊憂之敢論著于篇以備省覽　丙申主管頓遞官奏巡幸日迫爨竈
器皿不備請惟給衛士蒸餬熟豬肉上曰今來巡幸豈可搔擾如朕昨勿

遂渡江被褥亦不以自隨偶攜得一貂皮披卧蓋各半未嘗取索一物而
有司借湯瓶至四百枚不知何用只今可出黃榜告諭所過州縣除蒸餬
外皆勿供如違當重寘之法以王綯時政記修入臣等曰前代當多故時
人主務行姑息之政往往反以階亂獨太上皇帝神武英睿深鑒茲弊以
為人主猶暴衣露蓋冡犯霜露宿衛之士得飽餅餌多矣其可重困吾民
哉故戎寇雖深而軍律愈整艱危雖極而民心不離卒以中興大業垂裕
萬世聖矣夫游被命修光堯皇帝聖政草刱凡例網羅放逸雖寢食閒未
嘗置也然不敢以槀留私篋暇日偶追記得此命兒輩錄之隆興二年十
月一日左通直郎通判鎮江軍府事陸游記周益公紹興辛巳親征錄紹
興三十一年歲在辛巳十月辛丑朔陰手詔金虜叛盟將親征其文洪景
盧所草前一月人已能誦之 癸卯雨除三招討使吳璘報九月十八日
遣將彭清劫金人大寨於寶鷄橋知均州武鉅奏招到北界杜海咨朝等
二萬餘人老小數萬口獲首生擒二百餘人池州都統李顯忠奏與金人
三戰於正陽西敗之此月三日也時虜騎已縛橋踰淮吳璘奏九月二十
七日克秦州 戊午晴張真甫供職葉義問督視江淮荊襄軍馬虞允文
參謀軍事義問辟洪邁馮方同行時虜騎大入諸將多敗衄也 庚申陰

晴相半聞王權與金人戰于和州境人情大汹 辛酉午後出北關送葉
樞矜氣大言識者憂之行府犒軍金帛絡繹于道邵宏淵黃旗走報與金
人戰于六合先是諸將每遇敵輙以捷告都人望旗呼舞尚書省揭黃榜
於通衢不移刻摹印徧都下驗其地則皆自北而南實未嘗有所獲也
壬戌聞虜陷真州邵宏淵雖力戰於六合兵少不能禦故也 甲子陰聞
虜陷揚州百官宅還從一空 十一月己巳朔霜晴人情稍舒劉錡報皁
角林大捷先是錡提軍駐淮東清河口與虜兵相持而元顏亮親率大軍
別從淮西入寇李顯忠遇之即遁遂與王權戰于廬于和權退舍屢敗亮
自滁入真邵宏淵又不能當亮兵將繞出錡後錡知不敵即捨清河歸維
揚焚廬舍芻糧南歸虜遂兩道入矣亮至皁角林錡與戰敗之捷書聞上
大喜遣中使賜與甚厚 丙子聞此月五日李橫敗績於瓜洲初劉錡既
捷即卧病與歸京口虜遂臨江葉義問督錡進戰錡不可亦以病實不能
行義問乃命橫將兵過江方交鋒虜分兵為左右翼潛出橫後夾攻我師
橫大敗諸軍赴江死者甚衆凡犒軍金帛盡為虜得橫亡失都統印匿草
間獲免或云是日中軍將劉汜臨陳先遁故敗汜錡之姪也 庚辰采石
捷書聞初虜兵雖勝視瓜洲江闊難渡而采石淺狹且朝廷方以李顯忠代

王權統金陵之師亮意其號令未定也以此月八日九日親執旗鼓督
細軍臨江而聚所掠之舟峇載甲士南渡會漁人諜知其期走白顯忠及
虞允文亟命舟師逆之虜舟雜以木筏又其人不習水我以戰艦乘風衝
擊賊兵皆溺死亦有數百人已登南岸者允文激勵士卒殊死鬭盡殺之
不然幾殆　辛巳聞采石壯師稍稍引去　乙酉聞壯師聚於淮東真揚
間　甲午武鉅報克鄧州外城王彥報師次長安外邑大抵諸軍時時以
小捷聞而淮上益急　十二月己亥朔同舍皆至政府自午至酉方出堂
先是邊報稍緩宰執皆早歸一遇警急往往曉出張真又戲云欲知敵情
但視堂叉軍興以來陰雨連綿天氣愁沮間值晴霽必傳捷音同舍又戲
云欲占凶吉請視日　庚子晴鎮江諸帥報元顏亮為其下所戕亮之將
敗盟也得浙匠教之航海於是大興工役造巨舟於膠西刷河壯壯丁雜
以金人謂之大漢軍命蘇尚書者為之帥其謀為我以大兵踰淮逼江中
國必悉師來拒錢塘禁衛空虛則樓船可擣腹心腹心震駭雖抽江上援
兵亦已無及然後可以得志其部分計畫皆有成說乃命張忠彥堅壁鳳
翔以弊吳璘又命劉萼攻擾襄漢而亮自率精銳及簽軍號數十萬由淮
東西兩道入既未能渡江則駐師維揚日望海道如約無何朝廷遣李寶

或云劉錡預謀率防海之舟先過山東將次膠西禱神祠遇順風又得諜
者用其言衝虜舟舟既大而簽軍及女真不習戰櫂柬手敗降寶縱火焚
數十艘而歸亮聞大怒暴戾益甚殺戮無常人人惴恐葛王者知其可圖
也遣親信結帳下兵殺亮會亮親兵別攻泰州左右無助乃以冬至夜作
亂亮驚起為攢箭所殺食罷同舍相率慶二揆楊參黃樞首揆有還白溝
之語夜鏁學士院何通遠瘼眩在假劉共甫時暫攝直　辛丑文德殿宣
麻李寶自右武大夫宣州觀察使提督海船拜靖海軍節度使充浙東西
路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京東路招討使賞膠西之功也聖旨已降指揮
巡幸視師可用十二月十日進發黃樞云今早得報十一月晦虜兵陷泰
州剗剔老幼俘掠少壯極其慘酷即亮所遣親兵也或謂左右與葛王通
謀故誅亮遣之　壬寅金國大都督府牒國朝太祖皇帝創業開基有天
下迨今四十餘年其間講信修睦兵革寢息百姓安業不意正隆失德師
出無名使兩國生靈皆被塗炭今奉新天子命詔已從廢殞大臣將帥方
議班師赴國各宜戢兵以敦舊好須議移牒牒具如前牒宋國三省樞密
院照驗大定元年十一月三十日　丁未王彥報收復華州　戊申大雨
霙時上披氊裘乘馬出壯關門宰執建王以下皆紫衫從駕至稅亭御船

進發留司百官班辭于東倉以泥濘免拜隨駕官宰執皆行後省金捘節
劉珙諫院梁仲敏宰屬徐度六部長貳凌景夏張運御史臺吳芾陳良祐
御監王普史浩郎官曾汪余時言薛良朋馬騏姚寬一官率兼數職餘不
書　己酉雨不止留守相公視事於都堂徙居於執政府職事官皆上謁
　庚戌午後雨稍止王彥報收復陝州　甲寅聞車駕十四日次平江十
五日歇泊今日進發　丙辰陰聞樞密行府限五日結局虜兵萬餘尚留
和州李顯忠禦之　辛酉雨聞車駕二十日次鎮江未有進發之日初虜
之殘兵屯和州鷄籠山李顯忠攻之不克亡失兩將虜兵緩轡徐歸顯忠
躡其後而不敢逼久之方出境　丙寅聞赦新復州軍　紹興三十二年
歲在壬午正月戊辰朔車馬在鎮江太史局奏未時太陽交蝕甚於申復
於酉雨不止無所見守局如式　庚午晴聞歲旦鎮江日蝕五分又聞德
音赦淮南京西殘破州軍　壬申陰陳宗卿置酒省中聞車駕此月三日
發鎮江　丁丑吳珙等報十二月十二日收復汝州武鉅報十四日復嵩
州　己卯武鉅報十二月九日義兵復西京又聞王師復壽春府其實入
空城而已虜兵至則又棄之　丙戌聞有旨班進討之師粮運不繼且疫
癘大作也　戊子聞有旨二月六日回蹕　癸巳聞北虜遣使告即位二

十三日聖旨差洪邁張掄充接伴使副邁借左朝議大夫試尚書禮部侍
郎　二月癸卯駕離金陵　丙午發鎮江　丁未太尉劉錡薨　乙卯五
更出餘杭門五里迎御舟　丙辰丁巳戊午歇泊假　己未文武百僚詣
後殿問聖體　乙丑幹辦諸軍審計司嚴致明云常歲除川陝外諸軍支
春衣二十四萬餘疋今春止二十一萬餘疋蓋自去冬用師開落三萬而
隱冒不預焉著作佐郎張震權倉部郎官云行在百司及內人月支米十
四萬餘石內外諸軍歲支米四百餘萬石　三月庚子聖旨扈從及隨逐
一行官吏軍兵依紹興四年扈從至平江府例並特與轉一官資餘人犒
設一次樞密行府官吏軍兵諸色人依此推賞　癸卯吳璘報逐金人至
寶鷄盡得關隘樞密院編修官鄭樵卒字愚仲興化軍人力學著書不為
文章不事科舉屢至闕下游諸公間二十八年講筵官王綸等薦對特補
右迪功郎主管架閣庫御史葉義問論其過失改監南嶽廟給札歸抄所
撰通志三十一年攜其書來得樞密院編修官請修北虜正隆官制比附
中國秩序因求入秘書省繙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至是欲進通
志而病病數日卒年五十九樵好為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而
寡要平生甘枯淡樂施予獨切切於仕進識者以是少之　壬子北使高

忠建張景山入見前此三節人乘馬入麗正門至是令就門外下馬喧爭甚久既而使者捧國書上殿知閤門事趙述以祖宗舊例跪受之使者守近例不與述老矣相持移時仆于地上目二相陳康伯進曰臣等位宰相不當受其書請改用他日行禮又呼館伴責曰前日已議定用在京禮例今乃紊煩聖聽何也徐嚞懼不能對時北使方秉笏寘書兩臂間嚞從旁掣以進國書略曰十二月日大金皇帝致書于宋帝粤自皇統以來修好不絕不意正隆之末師出無名且有歸兩淮敦舊好之語　癸丑蜀中報閏月二十五日姚仲吳挺敗虜師　乙卯洪邁借翰苑經筵同張掄充賀大金登寶位國信使副　丁巳北使辭答書畧曰淮甸侵疆幸先期而克復祖宗故地方遣使以請求　戊午北使出門太常少卿王普帶御器械王謙送伴成閔自淮東來朝閔之留荆襄也虜正窺采石瓜洲朝廷屢以金字牌趣閔解圍閔聲言擣陳蔡其實畏避既而日馳百餘里士卒凍餒而死者十二三至有自經於樹者虜退方進攻宿亳亦復無功至是歸闕懼人之議己凡郎官而上皆有苞苴冀以自解云　己未洪景盧出接伴雜錄云淮泗間彌望無寸木鵲巢平地又云道逢泰州民自虜中逃歸言初被驅迫至京畿百姓爭舍匿之調護甚至仍為治裝告以歸路有捨其

馬使代步者惟過河則不可回　四月戊辰皇孫女永嘉郡主薨年十四初本瘡疹候而醫者誤投藥有旨送棘寺　庚午釋衆醫朱郎奏請也辛未上為永嘉郡主輟視朝聞泛使禮物例用金器二千兩銀器二萬兩合十具腦子龍涎心字香丁香各二合之類匹物二千綿撚金線緊絲茸背以上各二百綠羅樗蒲綾清絲綾已上各四百朝士言三月十七日得旨許高麗遣使來賀柢復疆土蓋綱首徐德榮為鄉導而明守韓仲通為請於朝衆論不以為然會浙東提刑樊光遠畫七不可之說其議遂閣洪州言三月二十一日資政殿學士魏良臣卒良臣字道弼金陵人登進士第調舟徒尉移遂昌令召為勑令所刪定官擢尚書郎北虜遣二太子將兵薄淮韓世忠戰不利呂頤浩薦魏良臣往使時方與同舍郎觀潮得檄納笥中卒飲乃起人頗危其行良臣亦作遺令付其家晚不幸持以白父母行至楚州見世忠道使指世忠下令斷浮橋命無得以一騎踰淮良臣馳扣虜營其副將聶耳孛堇有和意勑吏授館待使者無何世忠諜知虜已弛備輕兵渡水擊其後軍殺傷甚衆聶耳大怒謂良臣賣己麾衆倅斬之良臣大呼曰某親老妻子幼弱誠知邊將不恤國計僥倖一旦功何苦蹈萬死來見將軍哉聶耳稍悟命韜縛驅良臣行數十里抵主帥帳前卒

許和遣良臣歸報會順浩罷相趙鼎主戰良臣請祠去久之召拜左司員外郎進檢正擢吏部侍郎兀朮寇邊遨結好詔良臣與王公亮議之虜欲斥地盡江歲遺匹兩皆五十萬良臣曰被命以淮為界非江也兀朮陽諾而答書云使者許我江北矣良臣私發其封大驚明日勞入詰兀朮背約兀朮辭窮為取璽紙易書和議自此始定俄坐臺劾與近習暱出知廬州徙池州復敷文閣待制進直學士秦檜任事久士大夫異己者徙相望良臣遺檜書曰天有雷霆尚隨之以雨露欲勝天乎願為子孫計毋貽後悔也檜死御批召陳誠之及良臣等四人良臣先至遂拜參知政事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也良臣既驟當大任銳意更庶事稍裁諸將回易之弊發三省堂廚官貫瑜罪流之人頗畏懾然學術空踈舉措多輕侻內外譁誚不三月罷為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內侍鄧友護殯宮干擾府縣良臣擿其盜伐禁地林木械送行在詔貸死決配人頗服其果未幾提舉洞霄宮起知宣州徙潭州洪州所至治盜甚刻洪州之政尤暴卒年六十九

五月丁未梁仲敏蔡寺丞（洸子平）相訪蔡乃君謨曾孫陳亞嘗有蔡襄無口便成衰之戲自是子孫立名多連口字惟子平從之　壬子五更至漏舍平明入麗正門宰執親王使相侍從臺諫兩省官禮官並詣射殿立班辰時八刻皇帝自御幄出再拜升殿奠酹顯仁皇后神御前沾灑久之在廷泫然神御出麗正門皇帝奉辭宰執至禮官皆騎導赴景靈宮文武百官奉迎於宮門騎導官步導赴後殿未時八刻再立班行奉安禮左僕射陳康伯充禮儀使是日天氣甚凉初出麗正門細仗布列鼓吹振作衆馬驚跳戶部汪侍郎方跨鞍而墜腰臂皆損　癸丑歇泊假欽宗小祥前輔臣至權侍郎以上赴几筵殿行奠酹禮以明日樞密院罷散天申節道場故前期入奠　甲寅有旨張浚專一措置兩淮事務兼節制淮東西建康鎮江府池州軍馬　丙辰張子蓋李寶連報海州圍解虜兵敗走國信使副以十六日到虹縣金國接伴使工部侍郎龐副使祕書少監已先在遣人致問云不須傳銜使請過界　丁巳天申節故事當拜表賀有旨免百官晨赴明慶寺望闕立班再拜賜香口宣再拜訖又再拜首相以謝表授中使回奏頃之再追班滿散祝聖壽道場臺吏引予立香案側謂之監香

甲子未後御筆手詔朕以不德躬履艱難荷天地祖宗垂佑之休獲安大位三十有六年憂勞萬幾宵旰靡怠屬時多故未能雍容釋負退養壽康今遐鄙粗寧可遂如志而皇子瑋毓德允成神器有託朕心庶幾焉可立為皇太子仍改名（初用煒字或謂近唐昭宗名有旨別擬定所司擇日

備禮冊命其宮室官屬儀物制度等疾速討論典故以聞詔自内出外廷
不知也自去歲修秦檜舊府貴近密語人云上欲行唐堯故事尋以邊事
而止今春工役甚急外議籍籍四月末新除侍御史呂廣問以陳康伯姻
嫌改除禮侍康伯因求去上始露倦勤之意云朕年老多病皇子將四十
可付社稷徑欲行内禪禮他日近臣奏云事當有漸無令四方或致驚駭
上曰朕未思此也故先下立儲之詔而意指已見或謂此即初製傳位詔
云　六月戊辰殿院張真父上殿擊朱倬仍納副本倬自拜相即地震且
立朝專務迎合中外雜然譏訕臺諫欲論列而上眷至厚非有大惡勢不
能去五月閒倬聞内禪有定議語其子端厚端厚遽令幹辦府以狀申太
府寺去某本國學生去秋誤作白身奏補承事郎乞批料錢曆為證會有
密告臺諫者以謂國學生與白身初不繫入官利害蓋臆料將來覃恩國
學職事及得解人或可免省而倬在相位可主此議又懼人之知也故不
於吏禮部而言之太府但欲取官文書照使爾彈文專指此事并面奏大
臣懷姦覬幸非常不可恕上聞之變色　辛未御營宿衛使楊存中保明
扈衛統制將佐使臣軍兵等四萬三百五十二人四月六日奉旨諸班直
等三百三十四人并諸軍扈衛官兵二萬九千七百三十二人各特與轉

一官資出戌暴露并扈衛官兵二萬九千七百三十二人各特與轉兩官
資今日報臺見之　癸酉侍從臺諫禮官就御史臺集議故宗室子偁并
妻加封事初朝士有以子偁恩數白宰相者宰相難之既而冐昧進呈上
遽曰他日誠難處置今了却甚善尋有旨皇太子所生父子偁贈秀王追
謚安僖中書舍人唐文若既書黃疑其未安急白宰相別取旨改稱皇太
子本生之親俄又收回制書而降旨云故宗室子偁并妻合行加封令禮
官侍從臺諫檢照典故討論聞奏於是諸公倣濮王之議請極其官爵使
後無以加且服屬雖絕當從權冠以皇兄二字庶免著姓惟徐敦立汪聖
錫呂仁甫堅欲稱宗室予與辨論久之乃肯書奏是日奉旨子偁贈太師
中書令追封秀王謚安僖元係左朝奉大夫充秘閣修撰妻加封秀王夫
人而制中加皇兄二字　甲戌皇太子賜字元永宰臣率百官詣文德殿
拜表賀立儲翰林學士洪遵等十六人以皇太子正位東宮告廟了畢同
班上殿稱賀實欲致戀軒之意上曰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賴卿等掩覆真
父仲誠同對促罷朱倬上曰即有處分卿等皆公論也　乙亥旬假宣麻
朱倬罷右僕射時内禪日逼宰執請止降告上不欲廢故事故就假日殿
院張真父之具藁也察官周元特獨未知一日云某昨夜夢朱相衰服還

鄉且以棺自隨此何祥也真父驚異具言之觧之者曰衰服者白身也端厚正白身事故為此舉其以棺自隨殆能終保觀文乎暨告廷果除觀文殿學士提舉在外宮觀臺諫交章乞褫職皆不報昨日劉共甫當直以嘗為俘薦在假規免　丙子五更至待漏院平明正殿設仗上坐雨稍止禁衛閤門三衙文武百官以次起居宰執上殿奏事訖駕興班退須之復追班序立殿門上閤門官南向宣詔曰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稱太上皇帝退處德壽宮皇后稱太上皇后云云百官拜舞訖入詣殿下立班皇太子即位流涕久之側立拱手群臣拜舞稱賀內侍固請坐御搨不許禮畢宰執奏事皇帝亦立聽班退雨復作太上皇帝自祥曦殿乘逍遙車幸德壽宮儀衛及從駕臣寮並如常制百司就幕次起居太上皇后相繼出陳德召司業云某在宗寺見玉牒載紹興初今上皇帝初入宮宰執賛太上聖德真堯舜用心太上曰堯舜之事甚不難則脫蹝之意蓋素定於當日矣

丁丑大雨駕詣德壽宮繖扇皆止宮門外百官班迎泥淖沒膝不能成列初定議注皇帝率百官朝謁太上既而詔百官免入俄有旨從駕臣僚亦不入但就宮中行家人禮昨日上欲從太上過宮大臣議不同而止侍從官赴都堂議赦初定太學止免職事人文解御批在籍皆免非故事也

中興備覽

議征伐　孟子曰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蓋在己者不正則無以得天下之心作天下之氣臣願陛下強勉修德先正其身夫左右前後之人犯顔拂意惟善是言則陛下聞見益廣聖德日新左右前後之人孫志順旨求悅聖心則陛下過失益著聖德日衰天下從違自此分矣况兩宮遠狩四方困窮所責望于陛下者如何耶惟陛下戒之謹之無謂其細故而忽也斥去邪佞登崇善良以福四海以隆社稷

議用兵　用兵之道貴在專一心有所主不憂中制則雖敗而能勝雖弱而能強自古見於行事此類非一也若夫號令攺易進退猶豫則未戰而先敗矣臣曩為冨平之舉不能擇將而任之紛紛然徒事約束是以終至於敗今日之事朝廷當以為戒也

議駕御將帥　論者謂人主之御將當結之以恩待之以禮此固是也然臣竊以為服將帥之心莫若一循理道而加以至誠則何事不濟若一有不歸於正彼雖遜順伏從而其心已窺測懷望矣唐自肅宗之後藩鎮跋扈終至於亡豈非有以啓其心者乎

議親近之人　臣竊惟人主之尊譬如北辰不動於上而衆星拱之是以聖人治天下必謹選左右親近賢良以輔成其德嗚呼見君者非齋戒沐浴恭獻善言則不敢輕進焉若使小人或得以肆其市井之說是為瀆尊矣

至於詢之芻蕘以問利害茲又無不可者　議君子小人　朋黨之論起
而君子小人之名紛然交作莫知其孰是孰非自古患之矣夫志在天下
國家此君子也志在一身此小人也然而託君子之言行小人之志其事
甚微其情難辨人主當留意焉然自昔帝王之用心惡聞人之有過而喜
人之改過其小人也特使之退聽自省而已幸而改過猶復用之於外焉
若必曰某為君子某為小人一二別之又未知真能辨之否也加人以不
善之名則人必報之以至惡之實朋黨交傾端自此始然則人主宜如何
哉知之于心待之以權使上下內外各當其分真為小人者方且化而遷
矣使其言者之誤而吾未嘗以此名加之人心豈不悅服乎　議姑息
儒者拘於古義惟知薄賦省用可以得天下之心而不知排大難除大患
權一時之宜救四海之急其用心非不本於仁取之於民有不得已者且
愛民而姑息之一旦有急不能保護使之父子流離生事委棄安在其為
仁也況兩宮未歸中原徯望天下之心所以責望於我者至重乎雖然兵
興之久生民憔悴益甚矣陛下勉之寸陰是惜至誠有為以惠天下臣請
以死効力焉　議間諜　自古用兵莫先於料敵而間諜之發本以為之
輔耳故能察見虛實分別情偽莫有失者若夫今日聞某處聚兵即發兵
以應之明日又聞某處聚糧即又發兵而應之是惑於聞聽而常制命於
敵矣臣願異時邊警有急當先料之於心無或輕出號令則失誤鮮矣
議指揮諸軍　號令出於一則令嚴而事有所濟使臣行事於外而朝廷
異論於內則上下觀望鮮能成事也　議固結人心　臣嘗謂方天下無
事之時君臣上下之分其勢足以相維雖人君不能修治其身及繩正其
左右以失天下之心其為禍也尚遲乃若艱難多故敵情不測人心易恐
君人者儻有差失禍亂不旋踵而作矣大勢一去不可復合無以徹而忍
之幸也　議名器　論者曰方今名器猥濫宜有以更張而貴重之此意
誠是也然臣嘗觀漢高祖有天下起於匹夫分土列爵以收天下之豪俊
而卒成帝業其後光武中興布衣之交並列三公小大功臣以千百計豈
有他哉定天下之大難救百姓之塗炭非有以振動鼓作之未易得其死
力也夫賞幸予私徇情納賄此可為名器之濫至於激厲將士摠攬英豪
寧失之過方今逆豫盜有中原神人共憤彼方且假吾爵祿以欺詐其下
在我者當如何耶　議分別邪正　方今士大夫之賢者莫不欲主張清
議發明正道以為萬世人臣之戒誠以有天下國家要在夫得人以維持
之故忠義大節不可不明苟使持祿保身隨時俯仰者得行其志則馮道

之徒復見於後日矣豈人主之利耶然臣甞謂天下自有要道隨時舉措則盡得天下之心而致治不難也且圍城之役明受之變當時從邪昌而為侍從徇苗傅而有所施為其罪固大厥後乃繼踵作相持握化權果何以勸忠義示風俗耶若夫論者必欲正其罪而暴白之則又失中矣何者士大夫之不能死節義則無所不為而死者人之所甚難未可人人而責之也今正名其罪則有過者無以自新非其本心者無以自見附僞之人知其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將與我為死敵矣非國家之善計也臣願陛下戒忠義之不可不勸思有以發揚而榮顯其身至於不幸而得罪於名教則亦優容涵覆特遠而去之不委以心腹之任則取天下定國家明教化之術盡於此矣　議彈擊　自昔為臺諫之臣者通曉古今深明治道其弛張獻替莫不以天下國家為念甞考其所言輕重緩急皆有條理於姦人之有才者則必力排而極詆之惟恐其言之不切論之不詳非有心於甚惡之也謂不如是則彼之姦計得以行彼之才術得以施將為天下國家之害矣至於人材平下政事差失姑擊之使退未甞以陰昧之事切切然深指之使其人幸而悔悟尚可以為朝廷之用不為無補也乃若宗工巨儒功在社稷則初不以末節細故而輕議其失蓋欲使四夷八蠻知有

是人斯足以增朝廷之氣近世進用非人皆失此意臣獨願陛下掩人之過成人之美則孰不歸心而樂為吾用也　議任人　臣竊惟自昔人君於內外侍從之臣間有深知其所為者往往自爲我之聰明才智足以制御而役使之而不知事有緩急理有不虞藏伏竊發為國家大患由辨之不早去之不速也可不戒哉　議撫恤侍衛之人　臣甞為人君高拱於一堂之上其於天下百姓內外士卒安能徧撫而盡恤之哉則亦推至誠之心自近以及遠而已今有人於此無故而陵侮毀辱其類則天下識與不識莫不深惡之者此無他人情本於一故也是故推至誠之道以待遇左右爪牙之士則孰不悅服而歸心一人傳之十十人傳之百以千以萬莫不皆然臣願陛下稽祖宗之法撫恤衛士問其疾苦知其嫁娶時其飲食教其事藝使適其中不必拘以常制則天下之凡為將士者莫不知所自勉而樂為陛下用矣　議堂吏　或者謂堂吏員冗而俸給優厚宜有以裁制之臣竊以為養之不厚無以責其廉但當督責戒約使不為過可矣彼其間固有棄父母生事而從陛下者汰之澄之其在異日乎　議軍器　臣甞謂軍器之積數不厭多或者乃以大軍器用足備不為之計而不知虛養兵卒所費更廣緩急闕之非旬月可辨也　議民兵　臣竊謂

往歲延社之舉無益於禦寇祗以召亂而況東南之人其不可為兵也明矣一發其端為害甚大不可不審

議諸州兵官　臣竊惟方今人材之豪傑者悉皆從軍郡邑兵官未易得人當徐徐改易庶不至駭人耳目也

議宣政人才　臣嘗謂宣政之間内外用事之臣固有得罪于天下或專事應奉或興造土木或留意花石或搜求玩好此類甚多天下之人憤怨久矣今若復用之於内彼雖循理自戒天下猶疑之疑之則謗生謗生則禍起曷若祿之於外以養其身乎惟陛下圖之其在當時而能奉法守公者此固宜褒崇而激勸之也

議刑罰　臣竊見前此為帥者皆為嚴刑重罰可以整治軍旅不察其情不原其心故罰不當罪多怨怒而深恨之者方平居無事時雖上下相制不敢犯分然而人心已離矣一旦有警誰與效命不測之變殆將由是而生焉庸將鮮知此理嗚呼人心不可輕失豈特為將者然哉為人上者儻不思所以正心修身事每謹微一失其心不可追悔也

議大勢　當今大患不在逆豫而在醜虜此天下之所共知也虜既衆敗豫何能為故今日之獻說者莫不以得地莫能守遇虜莫能敵為朝廷之所甚憂然而金人譬之虎也擒虎者必使其力困氣弱心亂技窮而後虎可得焉夫使金人安然蠶食數十州之地未嘗有東顧西備之憂而曰坐待其弊其說蓋已疎矣況豫之乘暇因間以整其人而又生一敵乎故夫量力度勢北嚮而爭天下不可一日而忘之此天下之大勢也臣故備論之

議將帥之情　臣嘗謂握重兵被隆委者其過失嘗聞於天下而事不任責言可惑衆者未有不獲美名此何故耶人情惡人之在己上而患己之不能有所成立凡有血氣者皆然也是以紛紛之論莫可究正豈獨將帥哉然則人主何從而辨之要當學古之道酌今之情苟於吾心未見有可用之實勿輕以畀付也知之而後用之用之而勿疑天下之事可不勞而定矣

議假竊威權　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人君端拱九重之内而欲偏知天下之事盡察天下之情不亦甚難乎臣嘗謂為君有要道在夫善任人而已不然則一己之聰明何以勝千萬人之思慮是故自古聖賢之君必選端正忠實之士以充左右侍從之列廣問博詢而姦邪壅蔽之計不行昔人之喻謂虎有以狐自隨者以狐終不能竊弄其威也然狐隨虎而行則百獸為之辟易而其威信焉曷若遠而去之之為愈乎在昔人君之於臣下固有知其操術之不正施為之犯義者謂我之聰明足以制而御之曾不知其耳目所不及者所損多矣可不戒哉

議道理　甚矣明皇之於祿山愛寵而親信

之也雖妃子之貴為之執爵以飲之豈非欲得其誠心而托其捍禦疆埸耶然其終也不能免其不叛至使六飛蒙塵四海肇亂其故何哉御之不以心也嗚呼人主以一身而臨億兆衆庶之上所恃以承祖宗之業建百世之基者惟理道所在耳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儻惟此之行如圭玊之純略無瑕污如日月之明曾無掩蔽王道不難成也夫今日之為將帥者忠義之質出于所性蓋天實生之以佐陛下中興且久與書生從處於古是非得失之計亦耳聞而心熟之臣願陛下待之以正禮遇之以直道不復少有間隙俾之或得而窺伺則君臣享福垂美無窮豈不為千載之盛事乎

議讒間　自古陷害忠良者莫不先譽其美稱其善使人主初不寘疑然後乘間伺隙其說得以行焉或託之星象或假之圖讖或借助於獻言之人浸淫日久而人主之心移矣昔陳平捐萬金而間楚之君臣范增卒以不用而死讒間之為人害如此臣願陛下每於斯事謹聽而熟察之

議進取　臣聞諸論者曰今借使復中原擒劉豫得其地而不能守金人之來而不能破一豫復起矣是動不若靜之為安也曾不知虜肆不道豫為叛逆天下疾憤甚矣王師一振勢當百倍虜復聚兵又安能為我敵乎況其釁隙既開恐懼交起衆亡可翹足而待也不然為吾之計者是終無適而可矣且將束手而待盡乎

論太原　昔虜人犯順之初以五萬之衆環太原而攻之久而不下乃築長圍而去留數千銳卒於此休兵息馬於沙漠之地天下始困弊矣嗚呼竭天下事力不能解太原之難而終至於京城覆亡宗廟播越我之失計亦何多耶夫毒獸之害人未至死亡者在手當斷其手在足當斷其足所損固大而生尚存也向使朝廷屯重兵于澤潞大饗士卒厚給廩餼據險而守之不急急於太原之救虜未易度太行也故夫天下之患莫大乎一有變故而不能定議審處自取顛覆且國家自創業之初江淮兩蜀率皆未下秦晉之地尚多賊有祖宗以次征討志意未嘗少屈胷中有所處故耳今天下蒙祖宗積累休德功無難成者獨恐夫譊譊之議惑聽疑心一有驚急之報上下自紛亂耳臣願陛下以此為鑑焉

議朋友　臣嘗謂人之大倫朋友居一於朋友而薄之則父子君臣之間從可知矣後世乃有賣友欺友而得寵於君上者風俗何為而純厚耶

議大軍屯駐　臣嘗觀楚漢交兵之際漢駐兵於殺澠之間則楚不敢越境而西蓋大軍在前雖在他岐捷徑不能踰越也故太原未平則粘罕之兵不復濟河亦以此耳今之論者多以前後空闕虜出他道為憂曾不議其糧食所自來師徒所自歸彼其上下之心安得無恐

而不至離散也不然環千里之地盡以兵守之然後人心可安議兵至此不亦踈謬乎　議出使　近者日親遠者日踈人之情也况於君臣之間乎古語謂一日不朝其間容戈其所由來遠矣故息壤之盟終不能定其君之志自古立事者為難也臣遭遇陛下特達之知每去行闕動以歲月計亦仰恃陛下神聖聰明必能洞察而力主之耳至於浸潤之言捭闔之論疑似之間機數之起願陛下加察焉　議均節　天生民而立之君俾司牧之非特使之奉養其私而已也自古聖賢之君莫不恭儉節用損己益人凡以順天意享天心耳且農夫終歲勤動計其十畝之耕輸公上而有餘者所得不過一釜耳我乃捐之以市不急之用棄之以徇無名之費豈不重違物理乎乃若排去大難勸賞有功宗廟之供官吏之俸將士之養此則宜從優厚而不容但已者也臣仰惟陛下至誠恭儉追古聖賢而臣竊聞文書刀劒之求尚容有賜予過制者焉夫多難之時人情易恐力戰效命者所得如此而伺間投好者顧亦如彼即解體矣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而國人皆曰使鶴臣謂非獨名器為然也錫賚之間亦所當謹也　議練兵　士有好為大言者以兵家勝負在將不在兵苟將得其人驅市人而戰可也將非其人兵精器利曾何補於用乎嗚呼為此說者蓋亦不思之甚矣夫趙歇衆初歛之兵號稱二十萬能戰者無幾也韓信率新勝之人以破之借使金人舉河北山東之衆無驍騎利甲無堅矛良矢雖董之以粘罕輔之以僞太子臣知其易為敵矣故有精練之卒然後可以議嚴訓之方有訓練之兵然後可以議兵器之利有堅利之器然後可以議破敵之計知此數者庶乎可以論兵矣彼空空然謂可驅市人而戰者豈不誤國惑聽乎　議任事　昔漢高祖得陳平於亡虜其信任不疑至捐萬金而輕以予之荀書生儒士與聞其計得不痛惜而力止之乎臣謂非特漢祖為難能也陳平受之而不辭為尤難焉使今之為臣者蒙陛下以萬金付與殆將自失而走矣夫拯天下之難救生民之急非君臣同德一心慨然有高天下之氣事未易立也平本無王佐之才特其英姿雄畧差出一時耳尚能輔漢成四百年之業况以陛下之明聖仰承祖宗積世休德苟為臣下者不惜其身不顧其私不慮其禍任天下之責而為之庶乎或有濟矣如臣愚陋終恐不足以副使令之萬一　議親民之官　設官分職本以為民故聖人視勤勞之大小命品秩之高下非有功於民不在選也監司守令於民最親者也今皆號為冗官及瓜而去則乞憐於人莫有顧者彼文辭巧麗親舊推薦期歲之間可致清要茲豈不倒

置己甚乎嗚呼求天下之士於言語文采之間臣知其無以得真賢矣況夫推薦者之不公耶後世坐廟堂秉樞要而於安危之機治亂之理百姓之情財用之源甲兵之事瞶然不曉者無他用之無其道也繼自今以往可不知所戒哉

議堅恐立事

臣嘗觀漢祖因思歸之兵與項籍力戰滎陽成皐間大小七十餘戰身因兵潰者數矣然則良平之計謀曾不預其敗乎是不然也夫高祖東嚮以爭天下良實啓之平多奇畫高祖數類之以免至於不幸而用兵未利則亦上下同心姑為善後之圖耳何至紛紛然自為離間乎此其所以能終有天下也燕退樂毅秦用孟明可以為鑑而況不為樂毅孟明者耶

議忠臣良臣

臣竊聞真宗皇帝嘗著忠臣良臣及權臣姦臣論臣以為忠類權良類姦何以言之忠則任事任事則多怨豈不幾於擅權乎良則委曲委曲則不暴豈不幾於為姦乎然則人主於此如之何而辨之哉則亦視其志之所存而已矣彼其志在天下國家切切然以身任內外之責是之謂忠志在納君於善將順其美是之謂良乃若營私立黨蔽欺君上苟利於身以死力行則為權矣逢君之惡事每阿循反覆變詐陰肆讒間則為姦矣臣故別白而具論之

議皇極之道

甚矣古之人君喜人為善而樂人之改過也臣於洪範見之其言日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夫不協于極而受之自言好德而信之聖人所以待下者豈不忠且恕乎或謂好德者許之自言容有欺詐聖人信而弗疑得無害於治乎是不然聖人修身以化人推誠以待人積之歲月雖欺詐者且將遷而為善況於不恐為此以負其教誨者耶蘇軾之論以謂唐武后之無道也非獨進人無所留難士之自薦皆得盡其才其後開元之間幾致刑措皆武后所收也德宗好察而多忌士無賢愚例不得進國空無人以致奉天之禍故陸贄有言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至哉斯言也臣故併陳之

議進退人材

人主之於人材試之州縣養之館閣見其可用則用之不必以未盡深知為嫌見其可去則去之見其可罪則罪之不必恥其用之於前而遽廢之於後也要當如天地之於萬物一切待以無心吾之為此凡以為民而已非有一毫私意於其間也雖然人才之遇合又有大患焉或因一言之契意雖無長才奇畧寢以柄用或因一事之拂意雖有賢德美行寖以疎遠此無他蓋其喜怒好惡之氣未能平之以歸于道故投隙乘間者得以行其姦也夫如是則日復一日賢者益退不肖者益進終至於國家喪亡天下大亂初以

為得計而其失計莫大於此矣初以為我之威福得以肆行而其後威福
不行莫大於此矣故古之賢君莫不正身平氣以求合於聖人之道其用
意終在天下百姓不敢私其一己是以於進退人材之際無不當理焉臣
願陛下力行之　議聽言之難　古語有之築舍道旁三年不成蓋言之
者多則聽之者惑自然之理也帝王之道聽雖欲廣斷惟務獨故成湯之
伐桀百姓以為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主其議者伊尹而已
武王之伐紂雖夷齊之賢亦叩馬而諫風雷暴作皆有疑心主其議者太
公而已今日之事以中國而攘夷狄以君而討臣以有道而誅無道雖遲
速大小所舉不同終在夫力為之而已矣往歲江湖皆旱獨二浙豐稔故
可以給軍須請百姓向使浙亦被災則大事已去惜乎議者之不思及此
也機不可失賊不可縱時不再來昔人論之詳矣臣去國踰旬憂慮倍積
惟恃陛下主之於內故不憚諄諄之言冒瀆天聽所冀曲賜照臨　議祿
廩之制　先王制祿以代其耕用意深矣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
知榮辱非特百姓為然今使委質而事人者仰無以事父母俯無以育妻
子且不有多寡之數厚薄之差以激勸勤勞獎厲才智何以風動在位使
之自立于無過之地耶夫合天下之衆而君之欲舉得其歡心亦在夫本

人情而為之制耳過制則紀綱亂不及則人心離是二者其失均也嗚呼
仕宦不為利祿計者鮮矣儻夷齊之操人人為之則天下之士盡為山林
之遊人主安得而器使之乎至於左右近習又宜深察而熟究者彼其生
長富貴奉養有素日用不給何以責廉將自營其私耶則有浸漁細民之
嫌而怨謗日益以生將受遺於人耶則有請求納賄之罪而國體日益以
損臣謂不若省其負優其俸然後責之以善則其從之也輕茲有天下國
家之大計人主不可忽也　議行師　臣嘗讀易至謙之上六曰鳴謙利
用行師征邑國至復之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
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夫鳴謙而虛己則善日益以進過日益以聞四海
歸仁上天眷祐故用師為得之若乃迷復而不及則遂非恣欲寖失天下
之心矣故終有大敗臣讀易至此始知兵家大要特在夫人君之一身今
陛下修己進德孜孜不倦上可以通於天下可以格於人臣知夫大功可
立中興可期矣更願陛下勉之謹之悔咎自省無使驕怠之意少生於中
帝王之治豈難成哉張魏公奏議論車駕進止利害　臣昨日幸侍天光
獲聞聖訓退而思之惟是車駕進止一事利害至大臣區區中懷所見未
知當否敢以剖露惟陛下深思而詳擇焉臣竊惟天下之事不唱則不起

不為則不成自古賢聖之君平定禍亂未有謙退遠處而能躋天下於太平之域者惟太公避狄句踐報吳二事士大夫多以為口實不知與今事勢萬萬不同夫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業付在陛下不幸而虜人陵之叛臣據之陛下不得已而養銳待時以俟天定猶之可也至於事有可為之理時有可興之勢思前慮後猶豫不決豈不重失人心乎臣請以碁諭善奕者先固基本次定筭數臨以大勢使之左右枝梧之不暇然後我勝可必彼敗可分今四海生民之心孰不思戀王室者虜叛相結脅之以威雖有智勇無由展竭三歲之間賴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從之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形勢庶幾乎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敢懷偷安苟且之心夫天下者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孰肯履危險忘寢食孜孜焉惟恢復是望而愚忠不移者乎臣意謂今日之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陛下六御儻還則有職解體內外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時復欲下巡幸詔書誰為深信而不疑者何則彼知朝廷姑以此為避地之計實無意於圖回天下故也陛下若斷自宸衷有進無退車塵一動上可以格天心下可以順民望虜叛之勢寖以蹙縮大功自是而立大業自是而成論者不過曰萬一秋冬有警車駕難於遠避夫軍旅同心將士用命扼淮而戰破敵有餘況陛下身臨大江氣當百倍苟士不效力人有離心陛下雖過自為計將容足於何地乎又不過曰當秋而進士有戰心及春而還絕彼窺伺此特可紓一時之急應倉卒之警年年為之人皆習熟謂我不競當有怨望難乎其立國矣又不過曰賊占上流順舟而下變故立生所不可測夫襄漢我有也賊舟何自而來乎虜叛事力有餘果能陵犯水陸偕行自上而濟陛下身處臨安去建康無數舍之遠也處之其安否乎三者利害有同白黑刻惟陛下遺兩宮之大恥負四海之重責天意人心兩皆屬望有為而去成天下猶矜憐而歸心陛下也不為而坐待其盡為禍可勝言耶夫為將帥之策者恐臣導陛下而前瞀其進取曾不知事有機會時有利鈍士馬不能遽益也賊勢不能立破也要宜剛大其志氣恢洪其度量以拯救天下百姓為心仰無愧於天俯無怍於人度事而為審時而動先謀自治利而誘之致而破之何難而不可濟哉惟陛下斷以恢復為事則任恢復之人以退守為事則任退守之人使各引其類求其黨一意施為為陛下畢盡死力庶乎不至於操持兩端擇利自謀也臣又竊譬之父有痼病其子欲以瞑眩之藥治之而或者爭止焉為或人之謀疑其愛己為子之謀似乎不審然而人各有心姑取諫悅捨此適彼所不懃

馬謂予為不盡忠乎其父豈不過謬哉今臣侍陛下以還為臣之謀無所任責誠亦得計矣為陛下國家之計恐有所未至是以披心腹露肝膽反復一二言之而不知其當否惟陛下裁赦　貼黄臣輙盡已見仰塵聖覽區區臆説未知當否願陛下因此閑暇更加聖思齋戒沐浴以告于宗廟謀之鬼神此大事也臣豈敢固執一已之見異日惟陛下詳教而曲諭焉庶幾君臣之間得盡心腹不貽萬世之論

論車駕進止事宜　臣昨日得呂祉私書以建康宮室未備意望車駕少留鎮江庶幾事集臣反復計之容有可議今天氣尚熱恢圖是時大駕儻有定居人情自當振作有司措置錢粮亦須以時而辦臣意只欲於鎮江暫駐三兩日間乘此晴明便行進發更乞聖裁三月上

奏乞降車駕至江上指揮狀　臣契勘日近事宜警急正當鼓作士氣以圖戰守臣愚欲望聖慈特降車駕至江上指揮未須進發庶幾將士聞風各圖效命伏乞詳酌施行取進止

范太史集乞車駕不出劄子　臣等今日入侍經筵伏見皇帝陛下氣體清羸猶未復舊適聞來日車駕欲出臨奠孫固緣固家見居石頭巷往來甚遠又方盛暑竊恐聖躬初就康復正當保護未宜衝冒昔唐太宗欲出臨高士廉之喪長孫無忌伏馬前流涕切諫太宗乃還并檢天聖故事宰臣張知白參知政事魯宗道薨歿兩宮亦不並出臨奠伏望聖慈更與執政大臣詳酌特罷臨幸取進止四月十三日侍講臣司馬康臣范祖禹侍讀臣趙彥若劄子　貼黄臣等三人今在實録院更不及與范百禄吳安詩同共聞奏

乞車駕所過不毀民屋劄子四月十二日臣伏見祖宗時執政大臣第宅散居諸處或過亡歿車駕臨奠儀衛簡省雖入隘巷亦不拆毀民屋自熈寧初置東西八位大臣所居近在闕門雖有臨奠更不經歷街巷昨来曹佾之喪二聖臨幸有司毀拆屋舍大過居民不無失所雖百姓多侵街差屋毀之不敢有怨然因車駕經過比之他處獨被煩擾恐非陛下仁聖子育萬民之意也今孫固亡歿已在外第街道甚遠竊慮車駕臨奠有司毀拆更多臣愚欲乞先降指揮除大段窄隘處量加撤去外無令過當拆屋庶使聖駕所過小民知恩取進止

張守毘陵集車駕經由常州乞上殿劄子　臣恭聞警蹕時巡經由常州臣乍違天陛竊願一瞻穆穆之光少慰犬馬戀軒之誠伏望睿慈許臣俟御舟艤泊上殿一次取進止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二十九

宋

高宗一百七十二

宋員興宗西陲筆略虜初命將窺蜀　虜初發難叛盟賊亮謂衆曰誰能為我攻蜀者我貴之或曰惟某將可即引某將封拜令專兵西鄉某將曰蜀城險人和引日以取弗可取也亮以為沮衆殺之并誅其家二百餘口翌日再命合喜字堇合喜恐懼受命　邊民驚徙狀　虜將初議窺邊遣民懲艾建炎初禍難之餘復議驚徙戍鳳間有女婦嬰幼危墜澗谷者有掠郡縣財物主名不立者階州城下武興節制司申有強盜浸浸自壯谷不介而出去武興數里今不剪恐為後憂上司命以一旅勦之無何城中遂定　秦州賊將驕傲致敗　秦州初未下招討司命劉統領海取之或曰大夫促行賊素傲以驕今縣以兵取之以湯沃雪耳先是偽守及將領皆流湎荒宴不輟素狎官軍弗之虞也將兵將軍乞求闌者尤甚每酒酣自歌曰金亦有銀亦有我曹為樂宜耐久未幾城壞其旗幟有飾而未綴綴者後盡俘至軍前去　官軍因糧於虜　官軍既下秦隴凡山西阨塞

積粟嗇聚甚衆諜者云虜意不在小本舉是餉軍且求窺蜀也及屢敗秦州及臈家城得糧約十八萬石浮休約五千石小石寨約二萬石戚姬寨約二萬石水落約一萬石其他千百石往往而在前後共三十五萬石故官軍所至沛然殆非人力也　西安輕卒被害　過秦數百里西安寨者亦險阨之衝也虜令賊將幸杲者守馬幸亦驍武本蕃族數為邊患東路都統司姚仲命其將將麾下攻之因謂曰賊屢敗兵輕且囂易與耳汝攻之慎勿逗遛某將乃去寨十里所駐兵分百餘卒傍虜營立柵其夜虜刼之餘兵殲焉議者謂將分輕兵于外既非餌兵又置之必死之地所謂無故棄人於虎口者也或曰某將素亦有聲豈亦名過實者歟(某將姓傅)虜出令遣間諜　虜既與官軍相持時遣盜走軍為諜然竟弗達也予訪邊將云虜近令如有以南事告者人賞銀一則(二十五兩為則)獲正軍一級博軍一級賞以錢人叄拾阡雖以此激衆未有為之用者也　秦州徙城北山　距秦州數十里外皆平川所謂秦原是也承平時四城周遭望之巍巍一都會邑屋甚壯既陷虜之久餘民居止千一虜遂徙城北山若一堡然北山即隗囂故宮杜少陵所謂秦州山北寺故跡隗囂宮乃其地也然山最徑險虜既城其上若控以兵則秦隴亦未易窺也劉海適掩不備得之所謂先人奪人迅雷不及掩耳者歟　鄭宗挈下臨洮然勇而無謀　鄭宗者亦西人為副將與馬仲希聯戍岷宕間上司令挈旗牓招臨洮守將偽守趙鈐轄者稍知義理悉蕃漢情宗初至城下張旗牓大呼曰虜政亂天意回矣鈐轄何不下與諸將共取富貴今臨洮兵少糧少鈐轄執迷不返悔無及也趙即率吏民夜開門拜道左及官軍下鞏宗亦在中諸吏方受降列飲城外宗請先入籍兵仗封府庫以待諸將會虜援騎大至宗聞之跨鞍不甲而馳舞稍自衛虜喧咽宗急爭門不聽出或飛矢貫脇宗即死至今洮岷諸公共惜之以為勇而無謀者也　賊將楊鎮國兇狡　賊將楊鎮國者廢其名亦為洮大將洮兵素狎楊常飼良馬數十甲而伏諸壁及官軍入洮諸將問鎮國安在日夜已出去矣至今往來熈蘭求為邊患而竟不能也　熈蘭蕃族為虜用　官軍未得洮河如熈蘭等處蕃族部落村奔等多為之用或為虜人鄉導或為虜人輦重官軍所介往往群聚嘻笑戎狄畏服大種蓋其天性也及河隴既下部落村奔大震虜語謂酋豪為敦又為村奔敦者村奔之反音村奔者其義為一村所奔走耳　劉海治平之役戰最力　十二月二十五日治平之役統領官劉海踏白小溪嶺芻矛直前先士卒有千户温狄哥者(狄哥一名潑察字堇)賊

驍將也自林外橫出擊海槍注熨墜甲葉墮者三馬左右騎皆驚顧辟易
海伏馬鬣以槍貫賊洞胷墜馬海救左右曰速取其首以來賊瞪視猶手
箭者三墻立不動漢騎欲前取之賊注射兩騎皆斃因折于膝瞋目受
誅次日漢軍因堵進虜以故敗去斬級可計者凡二百有四傷死者無筭
馬海字朝宗山東人兖州紹興初爲馬軍副將名字堙微金冠折合字堇
犯山西諸營欲遣探騎主將吳公曰若劉海者沉壯可遣也即以海將騎
三百前道覘虜至石壁寨在鳳翔管下三十五里忽與虜遇虜軍三千餘
伐皷大譟飛塵漲天海率騎士殊死戰殺虜幾殲一騎西馳告捷主將曰
五鄉所遣騎乃探騎耳豈人人關張乎海以遊騎三百而屠賊三千何從
得此須之俘馘輜重至者盈庭即日命海爲達州刺史秦鳳路都監云
慱軍子利害　初上司許西民勇鷙者能出力詣軍縣官爲給復賞皆如
律因命曰義軍亦曰慱軍衆推曰小大子既得旗牓或能牽制敵人閒撓
虜勢亦慱軍力也然西民陷虜之久必欲鄉義河右郡縣往往財物橫見
掠奪千里蕭條遂無舍煙此皆慱軍之爲也上司見爲要束耳　諸將議
取河州先破熙援兵　正月晦官軍議取河州統領官惠逢蕃兵總領李
進鈴轄滎其張其衆知寨皆會或曰我犄河州而賊兵單弱以強制弱何

憂不克一將曰不可吾聞虜軍盡在熙官軍若直犄河勢必來援吾表裹
受制此危道也不若引兵而西潛據險路虜將忽兵伺其不意可一戰以
擒也熙兵若破則河自下衆曰善即伏兵長浴口一名閻家峽正月十九
日已而虜遣燕大將小郎君者提正軍千五百從軍亦如之徑至浴口惠
逢令羸卒數十騎誘之約曰旗動乃發虜兵薄羸騎傍徨旗動伏兵大奮
會天風起人馬不辨李進爲兵在旁山上若聞空中聲云蕃兵亂蕃兵亂
進令左右下山用平弩旁射虜大亂鈴轄滎其手殺賊數十賊望風奔靡
遂大敗死者無筭擒活兵三百五十解招討司二月二十一日處置記
治平之役先發探騎遂破虜　初官軍欲攻治平諸將曰吾衆徐行則不
爲功疾行則不知虜之衆寡不若使數百騎行前伺虜之怠乃可擊也即
命將官李庠將驍騎三百名曰探馬日中騎前數十里虜兵忽合呼聲隱
地庠愕怡令一騎還至軍所言狀諸將失色或曰今若出軍救之亦無及
矣不若勿救統領官劉海奮曰不可探騎雖少皆吾人也不救則吾已戰
者盡殲未戰者益沮救不可後也即以數百騎突前諸將隨之既與虜遇
遂破之　官軍疑虜援兵遂去治平
或有說之曰南軍知吾衆遁即追擊我使我立盡奈何不若大城寨爲疑

軍如此走未晚也因大火城柵散朗如晝官軍以爲援軍大至亦引去數
十百里虜因遂遁識者至今共惜此舉也 官軍巧於取秦 予訪邊人
長老皆云官軍最拙於戰治平巧於取秦此言有理者九月十九日武階
騎兵統領劉左武海被檄即引兵星夜以出二十三日傳秦州城虜不虞
南軍之至也至近城數里乃覺之有數十騎躍出海曰是來欲爭利謗所
長必知戰者即列卒屠之明日海與副將貫士元王中正計曰秦城險而
堅未易攻也今城守似怠當攻以火煙甚則蔽物賊雖有耳目何施耶是
天以賊賜我也遂積藁縱火煙上蔽城水寨破秦州外小城海登馬夜中
僞守蕭濟開門以降先是虜軍戍秦者正卒三千前二日就傍郡打糧務
者守室壯者未返遂至於敗云 李進勇悍與士卒同甘苦間亦微巧
蓄軍統領李進在洮河間或間出遇虜數十騎顧曰汝還識是人否是所
謂茶李三者也令驍騎四人突前直刺進進刃三人挾一人以返進所至
與士卒下列同甘苦故人樂爲用然出軍多避就不肯爲軍鋒之冠將士
多譏之進爲人長行日二百里不殆邊人號爲鐵脚鷄云 馬仲希庸謬
遂失熙鞏 馬仲希者宕昌屯駐將也爲人妄庸丁巳冬都統司命仲希
進兵取熙州仲希得檄即氣索不得已進營熙州城外十數里或爲虜將

謀曰吾知仲希妄人耳且暗兵事此易撓也即遣間宣言曰北軍今夕當
大至衆共刼營南兵之來衆寡何似北軍其能敵乎仲希聞之昏時拔營
遁去初熙州父老聞官軍至有欲率衆歸附者心大喜及翌日仲希去皆
大笑仲希既去熙傍邊無所適聞諸將將下鞏乃引兵來會時鄭宗李進
榮其等已誘虜將龍虎任龍虎上將軍名滿察烏也方議拜降城下龍虎
者故虜大將黑煞子也一名黑風以父死事虜主貴而壻之今以兵守鞏
龍虎自度力屈不支使人來言曰我降諸將諸將好受我降當以酒殽相
餽何甲也願盡釋鎧仗我出與公列飲城外仲希諸人許諾李進不肯曰
虜誠僞未可知且吾遣人候城中城中夾道積錢安知不吾詐也吾不顧
飲龍虎出諸將長揖環坐進密衷甲以待少選虜援騎四至龍虎欲起據
鞍蘭州歸明將王宏曰事急矣何不遂取此虜鈐轄榮其從後斫之不殊
宏繼刺之騎士張玘斷其首坐者皆鳥獸散獨鄭宗死城下久之宣司以
仲希弃失二郡檄會梟首以令諸軍 博軍爲僧徒所誘致沒 武都安
化有土豪李六者以氣雄一方統制李選娃請旗牓使司卒鄉民強有力
者四百餘人俱時時剽掠爲事一日衆至德順野次有僧舍曹居李即稱
兵以入一僧曰大夫何遽至耳胡不入室柬爾戈矛取爾財帛吾僧徒拱

手託命而已一錢不占也雖然大風苦寒請出馬大夫具醪飲如何李曰如此大善僧出衆因弛甲環坐閒有熟寢者虜兵忽薄寺衆遂殲焉乃鄉者僧徒招之也　曹建有季父風　官軍將攻洽平有曹建者故知鳳州武姪也武凡戰即持刀斫陣戰皆疾力甚為西人所紀建長有武風以故軍中亦以曹大刀名之武階副將鄭庠既為虜騎所薄諸將皆前援之劉海謂建曰子生平持大刀盛壯自喜今日乃效弱夫怙懾陣後何鄙也建曰大夫責建良是今日建得死所矣即大呼而出有虜驍騎突來建揮刀人馬拆而為二虜陣遂靡建因奮前誅殺過當先是武舊戰冉家灣令諸子群從執異械以從其名有狼牙棒馬劄刀峯鐵鞭所過如山之摧以故屢成功云　河州士民望風歸義　官軍既薄河州偽守及同知望風降下先是虜寧河寨官者幽異人堅為虜守無下意百姓聞之排户裂其尸携首詣官軍初諸將議河州富厚久陷逆地人心去留未定及薄城下民爭開門香車花輿踵道皆曰我曹華人也衣冠禮樂之舊前日被髮左衽實非我願今親父臨我我敢不認耶有再拜流涕者大槩山西編户願為王民類如此　虜潰將招西蕃部落為軍　熙州虜正軍不過二千餘人閻家峡之戰為官軍破滅者殆半虜將小郎君退收潰卒併招西蕃部落予為正兵有賊將李節使楊鎮國趙鈐轄者皆故敗虜聚兵與之合大略不過萬人邊將常曰虜兵易與十不敵部落一二山西既下則部落行且離貳可以見虜無能為也　平河之功士以賞薄致怨　河州既下諸將方籍庫藏編什物人人昡功不相能者甚衆或言當暫賞軍主將令人支錢十餘時食物貴踴炊餅一直錢數十諸兵得賜擲地大詬曰我曹捐軀下河州令性命之賤乃不直一炊餅也及退也殺馬關兵間有道亡者悲夫兵法所謂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為將者柰何其不思也　河民留諸將同守城扞虜諸將共議出屯　河州在山西承平時最富貴有原曰萬頃餘糧棲畝民蔽野距河數十里曰寧河又有金坑近亦廢不治諸將既下河方議隱括庫財或傳熙州虜軍大至衆欲控城固守主將惠逢曰不可虜衆我寡河又初附未易守也有如城中翻覆外救不至則將柰何即携衆欲出州民父老咸障馬曰鈐轄何為去我鈐轄但坐府中我曹出力血戰必有當也何患兵少惠諭衆曰我今去此求援兵于外非直去汝將迓以援汝也汝曹一心努力守城耳即留都監王姓者及慱軍願留者數十百人因出屯殺馬關一名通會是日李進亦乘馬過市呼曰河州父老有識李進者乎我乃進也初不挾一縷以入今不挾一文以出因

鞭馬亦去居數日虜圍河河民相率登城固守云　河民懲寧河歸順之禍相與死守　虜再取寧河寨名快意戮寨民歸義者流血丹路已而兵再傳河州諸將已去城中百姓討曰前日寧河之民南歸者虜盡屠膾我朊效之即一寧河也豈有全理不如告諭城中父兄相與守死猶有千一得活即籍定戶口男子升城女子供饋郡有木浮圖高數十百尺衆因撤木為礮械虜悉力來攻木継少選壓賊有糜潰者居三日賊退屯白塔寺距城五七里云　榮鈐轄先登并諸將追虜曲折　虜自熈引軍欲援河官軍既過於閻家峽軍交有榮鈐轄者乘駿馬揮鐵鞭掠陣所向風靡衆隨之賊遂潰虜主至今畏之相戒曰無輕犯榮鐵鞭也榮等既逐賊有數十百騎適去追騎襲至托子橋橋以截木為之久故將敗有一賊將自殿後立橋右瞪目直視追者曰會來此決死追騎乃不敢逼賊將自護渡餘衆衆渡已乃乘馬徐行去後人有獲虜問曰孰為汝將小郎君者曰鄉也身青服而馬朱甲者是也微伺之即前立橋右自殿右而護渡者也　河州民伍為虜屠戮　惠逢既令兵官王姓者留河州率義士民伍乘城距守閏二月辛未初六虜刼熈蘭之兵薄城下彌望蔽野兵械甚設會義軍有射中虜將曰官人者虜少却癸酉賊將小郎君等揚聲曰河州能為南人死守甚壯今我留此萬一漢軍乘虛入熈則熈又為人有也不如引兵歸援熈耳乃率兵徑去城上士卒伺知之交口相賀城守益怠弛甲以坐是夜人人困卧城陬漏上賊驅鐵騎擣城斯須壞州民尚有不知賊至者翌日賊驅父老嬰孺數萬屠之還壯者數千隷軍先是上司命惠逢李進等會蕃漢兵援河州逢以兵徒單寡不能支虜乞師者已再頃之都統司差將領郭師偉將騎七百為逢聲援師偉未至河州再潰逢屯通會進屯臨洮逢遣人謂曰虜今再至是無河州決也吾曹罪在不測不如併力以往猶獲免也進曰賊兵愈前近萬人我以危兵綴之必取辱逢信之因休士卒進即星夜趨河州後二日逢聞之掩面泣下曰李進誤我進至河州聞州亦已潰虜焚蕩餘城趾而已悲夫河民鄉義而終不獲全諸人相忌媢之過也聞昔陸贄之論邊事曰若一旦羣帥異心則秪足生事舊寇雖平新患亦起不可不察也　四邊用兵祥徵甚多　關外四州比歲屢荒歲在辛巳夏秋大熟九月軍興糧糗及約而辦武都隨邦也麋碁子造至四萬石他物輸軍稱是嘉陵江水平日春秋之極其流淺跣可涉也冬十月乃運舟艫軸相銜以上若大潦方漲焉悲夫賊金之禍吾國烈矣神久憤嫉於此豈惟人心有知江神亦有知耶許同諸公方議奏此事得之矣

虜人詐為旗牓誘博軍　陝西博軍既迭出迭入時利剽刼故邊民有
棄田里耕鑿為之者相接也洮岷間常有博軍數旅徑出或遇賊騎卒千
百從間道出衆注視以為虜大集議擊之一賊突前軟語曰汝曹無乃博
軍耶曰然曰汝無擊我我曹亦博軍也汝脫不信盍來視汝使司旗牓乎
衆乃就視旗牓曰真是也因益玩狎須臾塵揚虜騎張翼擊博軍得脫者
十一二又武都白崖楊氏子亦領衆七百為虜所詐無遺餘焉　鞏民思
歸義　二月招討司一日攻鞏有父老數十輩種具米麵葦以餉軍至軍
門曰我曹聞大軍來幸甚過望小民自度無所用力願犒從者大將納其
饋積餉物軍門如丘後數日城危拔矣官軍忽引去父老狼狽相謂曰虜
令覺我餉南軍我無類矣不如作計求活也即殺官軍後兵輩重者數級
并焚饋物而去　鞏州城中虛實　大軍再攻鞏砲礌幾百餘座衝梯如
之城中亦回砲不息砲怒或引一人以下諸將問之進云城中危甚勢且
不敵太尉旦暮決力當得之矣又問有蓄兵幾何蒸軍幾何曰城中甲軍
不過千五百食糧軍亦不過千五百輩重者亦不過千百餘皆編户也頃
之又有繼來降者一人問之其辭皆合　四州山寨天設之險　虜以冬
十月寒盟邊民擾擾宣司出令使沿邊州郡細民據險相保就其險阨之

所有若天設如武州西有花石峽右有楊家崖成有董家山洛有仇池城
鳳有馬嶺堡秋防興趙二原而仇池尤高峙聳拔其形如削廣上有良田
百畝可駐萬馬飛泉凡九九十有一源大旱可濟也山徑仰空如擲線雖悍
夫千百攻之巧無所施此山鬱鬱意有異人託之東老謂萬古仇池穴潛
通小有天豈殆然耶　張忠彥兄弟投偽事　賊將副都統張忠彥本陝
西兵官故常事曲端端者邊人所謂威武將軍者也忠彥兄忠孚尤狡
猾賊紹興初（是年建炎四年）任陝西路統制見同列進用素觖望會金冦
婁宿犯邊將至熈忠孚即挾叛志忠彥與相諧附即進曰我欲驅州吏北
投州吏肯從我乎忠孚曰兵權在我欲驅州吏驅犬彘耳獨餘李三行行
未知人意也（原本缺三字）汝可呼之入李三者乃統領官李彥奇也為人尤惡
戾喜鬭以故忠孚畏之至是因呼果來忠孚即閉閤杖劒于膝脅之曰汝
欲不齒吾劒不若聽吾令不然今不得活彥奇曰統制所以命之忠孚曰
人生共覓富貴豈問南北乎當與汝徑去李亦唯唯從命後數日遂驅官
吏陷逆地同時有年二者亦熈河大將端部曲也既陷虜復歸西夏當權
用事以謀叛為夏人誅死年常頂金冠邊將畏之謂之金冠年二云　賊
亮虐用西民　初賊亮虐用西民民不自聊常曰何日南兵来活我耶凡

民歲輸錢曰門役錢時遣使下郡縣曰天使天使所至立馬戶外索銀曰
立馬銀胥事胥史劇若星火曰了事人有司公事大吏即上下其手士民
饋送曰撻盞錢又令陝西括馬數十萬分配河東北百姓戶養之怨殆入
骨其政目類如此雖欲無亡不可也　白常不肯仕虜　紹興十五年僞
書来徵在南將士王四小巢白常三人俱在遣中王曾任荊南總管巢亦
位將領兩人至賊所即為効力獨常不肯仕曰丈夫死而死耳不能為反
覆士每自樹頭銜曰前熈河安撫使白某虜撤海見之不悦也後欲强官
之竟託疾以免常有治產在德順熈河女真守將惡之大詈曰孰有既臣
我家而尚宋官乎枷禁數十日不為屈又欲蕩其產撤海憐而釋之今尚
無恙云　王宏歸順事　宏歸順起於王去惡見別章　蘭州王宏者本
名家子父陷虜即悒悒思部署徒黨密欲從順會坐事虜帥鎖以地牢凡
十餘年釋之軍興宏即刧蓄族以歸上司命為熈河路統領官摧敍之役
宏奮曰吾赤手歸明縣官將領不以死報國非夫也即突出部署擊賊坐
椅注飛矢如蝟宏不動虜援騎敗去宏叔父某亦建炎初名將也李世輔
知同州欲刧賊皇弟郎君南歸王亦起兵會之事覺誅死其人黑而長邊
將謂之鐵幡竿西人諺曰誰為飛虎將無若鐵幡竿為王發也王明清揮

麈錄　明清前年風底百僚夏日訪尤丈延之語明清云中興以来省中文
字亦可引證但建炎己酉之冬高宗東狩四明登舶涉嶮至次年庚戌三
月回次越州數月之間翠華駐幸之所排日不可稽考奈何明清即應之
曰自昔以来大臣各有日錄以書是日君臣奏對之語當時呂元直為左
僕射范覺民為參知政事張全真為簽書樞密院皆從上浮于海早晚密
衛于舟中者樞密都承旨辛道宗兄弟也各人必有家乘存焉今呂范二
家皆居台州全真鄉里常州若行下數家取索日錄參照則瞭然不遺時
刻矣延之云甚善便當理會繼而延之病矣不知曾及施行否去秋赴官
吳陵舟過茂苑訪一親舊觀其所藏書目得己酉年李方叔正民代言詞
掖從行航海所記頗備明清所緝後錄取王顔彥錢穆記錄其間於此亦
有相犯者姑悉存之所恨尤先生不及見之耳其目云中書舍人李正民
乘桴記曰建炎己酉秋七月車駕在金陵初一日下詔奉隆祐太后六宮
外泊六曹百司皆之南昌命簽書樞密院事滕康資政殿學士劉珏同知
從衛三省樞密院治常程有格法細務及從官郎吏皆分其半從行八月
十六日隆祐登舟百司辭於內東門閏八月一日內出御筆以固守建康
或趙鄂岳右駐吳越集百官議于都堂群臣皆以鄂岳道遠恐饋餉難繼

又慮車駕一動即江北群盜必乘虛以窺吳越則二浙非我有乃決吳越之行十三日制以呂頤浩為左僕射杜充為右僕射繼又命杜充以江淮宣撫使留守建康府松江諸將並聽節制二十四日從官以下先行二十六日車駕離建康府九月八日行在平江府十一日以翰林學士張守簽書樞密院周望為兩浙宣撫使留平江府初命周望為江南荆湖宣撫使駐兵鄂州以控上流以頤浩不可離行在乃改命焉十月二日從官以下先發初五日車駕離平江府十三日行在越州入居府廨百司分寓十一月二十日知杭州康允之遣人押到歸朝官某人云自壽陽來報金人數道並入已自采石濟江以來得杜充周望奏報朝廷大駭集從官議欲移蹕江上親督諸將為迎敵之計宰相侍從同對于便坐或謂且遣兵將或謂宜募敢戰士以行宰相呂頤浩又自請行議未決退詣都堂午間得周望奏狀録到杜充書虜騎至和州信已召王𤫊移師南渡杜充親督師詣采石防守朝廷稍安從官乃請遣兵應援建康又分兵守衢州信州隘路慮胡騎自江黃間南渡或徑趨衢信以迫行在也二十一日命傅崧卿為浙東防遏使令召募土豪以備衢信得江州報胡人破黃州由鄂州渡江向興國軍洪州是日有中使自洪來云隆祐一行已於十一月初八日起發往虔州矣二十二日從官又請對慮胡騎不測馳突請以郭仲荀輕兵三千從車駕至平江府倚周望招韓世忠兵以為援仲荀方自杭來士卒老幼未至易作去計而令張俊兵以次進發既對上以張俊重兵不可留遂決議皆行退命直學士院汪藻草詔曉諭軍兵以迎敵之説乃以二十三日先發兵三千車駕以二十五日起行既至錢清堰宿頓是夜得杜充奏我師敗績又康允之奏人馬已自建康府徑路犯杭州界遂倉猝回鑾二十六日次越州城下從官對于河次亭上議趨四明呂頤浩奏欲令從官已下各從便而去上以為不可曰士大夫當知義理豈可不扈從若如此則朕所至乃同寇盜耳於是郎官以下或留越或徑歸者多矣二十七日以御史中丞范宗尹參知政事是日早駕詣都堂撫諭將士移御舟過都泗堰不克二十八日曉出門雨作自是路中連雨泥淖吏卒老幼暴露不勝其苦命兩浙轉運陳谷瑞沿路排頓用炭一千二百斤豬肉六百斤以給衛士云十二月五日車駕至四明居于府廨朝廷召集海舟甚急監察御史林之平自春中遣詣福建召募海船至是相繼而至朝廷甚喜十一日親從班直百餘人因宰執早朝至行官門外邀宰相問以欲乘海舟何往頤浩喻以利害乃退上命辛永宗勒中軍盡捕諸班直因之十三日

誅其首者十有餘人並降隸諸軍以侍御史趙鼎爲御史中丞十四日臺
諫請對上喻以不得已之意又探報虜人已入杭州劉俊引兵出戰不勝
康允之走保赭山詔六曹百司官吏並於明越温台從便居住於是左右
司御營使司參議官皆留十五日大雨群臣欲朝至殿門有旨放散惟宰
執入對既退車駕遂登舟至定海宰執從行十六日從官以次行吏部侍
郎蘇望之以疾辭不至詔給寬假給事中汪藻乞陸行以從十八日聞有
使人至命范宗尹趙鼎復回明州以俻執既至乃前所遣報信使臣而已
十九日車駕至昌國縣二十四日遣權户部員外郎李承造往台州刷錢
帛二十五日早得越州李鄴奏云虜人已在宜興下寨別令人馬自諸暨
趨嵊縣徑入明州乃議移舟之温台是日范宗尹趙鼎回至行在二十六
日啓行自是連日南風舟行雖穩而日僅行數十里云二十九日歲除庚
戌正月一日大風碇海中二日北風稍勁晚泊台州港口三日早至漳安
鎮駐舟知台州晁公爲與李承造皆來上幸祥符寺從官迎拜於道左是
日得餘姚把隘官陳彦報人馬至縣迎擊乃退又得韓世忠奏見在青龍
鎮就粮欲俟散人之歸爲擊計初命世忠駐兵鎮江控扼後聞胡人自采
石濟師上命追世忠赴行在又欲令移軍常州呂頤浩請御筆召之上曰

朕與世忠約堅守今聞乃来於是遣中使賷詔世忠聞采石失守已離鎮
江府登海舟矣至得奏上優詔荅之四日象山縣報人馬至明州張俊爲
戰守備明州西城外民居盡爇之矣然其意亦欲来赴行在也晚得康允
之奏繳到杜充書已在真州與劉位聚兵爲邀擊計徐州趙立以師三千
来援建康守陳邦光及户部尚書李梲皆降于虜六日張俊奏云二十九
日正月初二日凡敵殺傷相當又得二十八日奏及差人賷到二級上命
辛企宗以兵一千赴明策應又出手詔趣杜充趙立劉位激勵使戰以爲
後圖皆親書示宰執乃遣之而辛企宗不行七日周望奏常州有紅抹額
賊衆犯外城知州事周杞守子城以拒賊赤心隊劉晏出戰敗之又言知
秀州程俱率官吏棄城保華亭縣又探建康人馬皆焚粮草收金銀稍渡
江北去自稱李成人馬云八日張思正奏云張俊出兵擊退虜騎思正與
劉洪道李質分兵追躡九日張俊已自台州趨行在意恐金人小衂濟師
而來力不能拒爾前此屢奏求海舟朝廷報以方聚集遣行欲其且留明
州既得此奏甚以爲憂又慮李鄴已迎降虜人以越爲巢穴其經營未已
也十日郭仲荀責授汝州團練副使廣州安置以擅離越州及妄支散錢
帛又夜過行在不乞朝見等罪也十二日勝康遣使臣奏隆祐一行已到

虔州前此得信州探報云十七日到吉州又云二十一日有人馬至吉州
東岸知州楊淵棄城走朝廷深慮胡人追躡然本謀南昌之行意謂虜人
未必侵犯雖離建康日得密旨令緩急取太后聖旨便宜以行後至平江
議者乃云自蘄黃渡江陸行二百餘里可抵南昌朝廷始以為憂遂命劉
光世自淮南移軍于江州以為南昌屏蔽既至而軍中月費十三萬緡知
州事權邦彥以用度不足告於朝廷命洪州三省密院應副至十一月中
權邦彥乃奏言得東平府故吏卒報其父已身亡遂解官持服朝廷雖遽
命起復而邦彥已離郡去及胡騎渡江光世乃言初謂蘄黃間賊寇遣兵
迎擊既知其為金人遂回軍隆祐以初八日行胡騎以十四日到城下於
是知州王子獻以下皆走胡騎入犯撫州執知州事王仲山以其子權知
州事令根括境內金銀走洪州送納虜怒其少撫州四縣不及洪州一縣
乃知信州陳杌探報也十三日劉洪道奏金人再犯境上遣兵拒之及陳
彥在餘姚屢獲首級及稱李鄴並無關報文字然台州探報越州並於散
把隘人兵及管待虜人與之飲燕又命父老僧道赴杭州知其必迎降矣
十四日張俊自台州來執胡人一名至行在鞫之知邵武軍張琵奏有光
澤縣手同胡人一騎至軍稱有大軍千餘人繼至已行斬首於是福建

諸州皆震恐知福州林遹奏乞遣兵防守又自言老病不任事乃命集英
殿修撰程邁代之十五日胡人再犯餘姚朝廷欲遣張公裕以海舟數千
載兵抵錢塘江下燒爇胡人所集舟船衆以公裕素不知兵又慮海舟反
為胡人所得皆以為不可十六日雨雷發聲十七日劉洪道人兵以十三
日一便水陸並進直至城下洪道與張思正皆引兵出天童山先是李質
已擅趨台州朝廷方見三官令還四明已無及矣又聞南昌胡騎入潭州
而洪撫建昌之間稍稍引去建昌通判晁公邁申先因出城招集民兵以
軍事付訓練官承信郎蔡廷世凡八日而回廷世拒而不納十八日移舟
離章安鎮始張俊既移軍朝廷議分遣其將領率兵應援明州上不欲遣
乃止謂此時駐蹕之後資以彈壓蓋行在諸軍並皆精甲全裝稍整齊爾
又批令劉洪道等皆退避其鋒然議者皆慮明既失守則海道可虞而行
在必不敢安也十九日晚雷雨又作二十日泊青澳門二十一日泊温州
港口二十二日余被旨奉使江湖閩安隆祐宮自後不復記録聞行在已
駐温州矣已上李所記云明清又聞是歲越州郡守李鄴既以城降通判
曾惪罵賊不屈而死全家被害獨乳婢抱一嬰兒獲免有宣教郎知餘姚
縣李頴士者募鄉兵數千列其旗幟以捍拒之賊既不知其地勢又不測

兵之多寡爲之小却彷徨不敢進者一晝夜䖏是大駕得以自定海登舟
航海事平詔特贈㥁直祕閣命其弟㤪子宻以官頴士遷兩官權通判州
事時又有宋輝者爲大漕治事秀州之華亭縣聞龍艓已涉巨浸即運米
十萬石以數大舶轉海訪尋六飛所向至章安鎮而與御舟遇百司正闕
續食賴此遂濟多事之際若二人輝與頴士者亦可謂奇績而㥁之忠節
皆恨世人未多知之頴士字茂實福州人登進士第紹興中爲刑部郎中
輝字元實敏求之孫後爲祕閣修撰知臨安府㥁南豐先生之孫宻即所
逃嬰兒也甞知南安軍 **揮麈後錄** 宣和中燕諸王于禁中 高宗以困於
酒倦甚小愒幄次徽宗忽詢康王何往呼左右告以故徽宗幸其所視之
甫入即迯驚愕黙然内侍請于上上云適揭簾之次但見金龍大餘蜿蜒
榻上不欲呼之所以亟出歎息久之云此天命也䖏是異待焉（趙士䄵老
云）高宗甞語吕頤浩云朕在宫中每天下奏案至莫不熟閱再三求其生
路有至夜分卿可以此意喻刑寺官凡於治獄切當留心勿草草頤浩再
拜賛即以上旨喻之（婁安禮䖏恭云）曹功顯勔語明清云昨從徽宗北狩
至燕山逃歸顯仁令奏高宗曰上爲康王再使虜中欲就鞍時二后洎宫
人送至廳前有小婢招兒者見四金甲人狀貌雄偉各執弓劒擁衛上體

婢指示衆雖不見然莫不畏爾后即悟曰我事四聖香火甚謹必其陰助
今陷虜中愈當虔事自後夜深必四十拜止吏令奏上宜嚴崇奉以荅景
貺高宗後駐蹕臨安即詔於西湖建觀象設以祀甚爲壯麗又云后未知
上即位甞用象戲局子裹以黄羅書康王字貼於將上焚香禱曰今三十
二子俱擲於局若康王字入九宫者必得天位一擲其將子果入九宫他
子皆不近后以手加額喜甚即具奏徽廟大喜復謂后曰瑞符貺應異常
可無慮矣 王廷秀字頴彦四明人靖康初以李泰發薦爲臺屬高宗即
位摧登言路著書號閲世録其中一條載明受之變甚備蓋其所目擊是
時宰輔如朱吕二張俱有記録矜夸復辟之功悉皆不同有如聚訟不若
頴彦之明白無偏今録于左 建炎己酉三月一日宣麻以朱勝非爲相
罷葉夢得左丞王淵自平江來上殿對畢除簽書樞密院既受命之次日
有旨只依兩府恩例不預省事四日廷秀入對以初除察官未經上殿故
也五日入起居畢復宣麻殿門即閣外變宫門已閉廷秀與察官林之平
同宿留於翰林院前（翰林院以臨安府使院爲之）久之入學士直舍李邴
爲内翰從官王綯孫覿都司葉份亦在少頃聞宣宰執云苗劉兵殺内侍
且欲必得康履魯擇藍珪有一閣走入學士院自刎不死卧前廁閭駕御

樓軍士山呼康履走入内中步軍太尉吳湛尋捕得於小亭仰塵上擒以
付苗劉即時斬首標之宣諭以内侍有過當為治之二將與轉官其下對
我等若欲轉官祇用牽兩疋馬與内官何必來此己而復召侍從百官廷
秀從諸公上樓見上座金漆椅子宰執從官并三衙衛士百官皆侍立左
右樓下兵幾千數苗劉與數人甲冑居前出不遜語謂上不當即大位將
來淵聖皇帝歸來不知何以處此語乃陳東應天上書中有之故二兇挾
以脅制欲上為内禪之事宰相從百官出門下委曲諭之使退不從左右
言請太后出處分於是上遣人請太后久之太后乘黑竹輿從四老宮監
至樓上命儀鸞司設帷幄垂簾置坐不能具止坐與中傳旨下諭亦不肯
從又肩輿至門下太后在輿中親宣諭且以上仁孝曉夕思念二聖勵兵
選將欲復讎雪耻太尉等皆名家不須如此二兇抗言必欲太后輔太子
聽政太后曰以太平時此事猶不易況今強敵在外太子幼小决不可行
不得已當與皇帝同聽政委喻久之堅不從太后復上樓上白事於竹輿
前言事無可奈何須禪位太后未允又令與百官同議自朱勝非以下皆
不敢出言獨有一著緋官負進前曰陛下當從三軍之言衆甚駭之時有
杭州通判章誼面折之曰如何從三軍之言其人逡巡無語上亦怪而問

其姓名自陳云朝散郎主管淛西安撫司機宜文字時希孟上顧翰林學
士李邴令草詔邴乞上御札取紙筆就椅子上寫詔以金人強横當退避
云云寫畢令持詔下宣示二兇兵退上亦徒步歸内中時已未刻百官方
出見道傍卧尸枕藉皆内侍也是日凡官者非入直在内皆為其所殺而
財物盡刼取明日太后垂簾朱勝非辭疾不出太后使人宣召又命執政
親往府中召致之太后復遣老宮監宣喻乃出自是二兇更至朝堂道間
傳呼都統太尉從以強虜兇焰可畏行者闢道避之迫脅要索惟意所欲
初一劄子凡十事如改元請上徙外宮之類宰執委曲調護其中有甚不
可行者八日遂改元明受張浚自平江遣士人馮轓來議欲以上為元帥
領兵移書痛責二兇二兇諷朝廷以尚書召張浚不從又拜韓世忠節度
使除張浚秦鳳路總管使領兵歸不從復降麻建節度使知秦州遣人賫
麻制授二人二人械其使送平江獄又欲起兩淛新舊弓手之半赴行在
廷秀入蹕止之時呂頤浩張俊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同議引兵問罪復辟
又加康允之待制劉蒙直閣吳説金部郎中兼提舉市舶小人鼓動乘時
求差遣而得之者甚多有范仲熊者轉運判官冲之子祖禹之孫也嘗陷
虜逃歸日與二兇交遊其賓客王世修張逵王鈞甫馬柔吉皆締暱五日

之事仲熊實與聞至是二兇諷顏岐薦上殿除省郎言凡臺諫章疏乞露姓名行下其意蓋欲言者懼二兇不敢斥言其罪十六日上出睿聖宮以顯忠寺為之也內人六十四人肩輿過二兇遣人偵伺恐匿內侍故也擒到內官魯擇太后降旨貶嶺外既行一程復追回斬之亦二兇意也又欲以其親兵代禁衛守睿聖宮挾天子幸徽宣并浙東宰相曲折諭以禍福且以忠義歸之以安其反側頤浩等領兵以嘉禾二十五日召百官聽詔書大意云狄人以睿聖不當即位兵禍連年今當降位為皇太弟兵馬大元帥嗣君為皇太姪皇太后臨朝聽政退避大位務在息兵在庭愕然廷秀與中司欲留班論列以臺諫唯廷秀與鄭瑴二人遂不果就退睿聖宮立班久之上御坐起居罷宰執上殿奏事議論幾數刻傳宣令百官先退仍云已會得復闢上語宰執云若此傳之後世豈不貽笑哉次日早鄭瑴入對且言既降位號則乘輿服御亦皆降殺豈將易赭服紫耶當夜歸亦作奏狀令吏寫亭午方畢即進入未後太后宣召同中丞對簾前宰執皆在鄭瑴對乞次召廷秀太后云今日之事且因臣下有文字宰執商量且欲睿聖皇帝總領兵馬耳廷秀對曰臣不知其他但人君位號豈容降改聞之天下孰不懷疑雖前世衆亂分裂之時固未有旬日之間易二君一朝降兩朝位號也太后乃云必是殿院不曾見諸人文字相公可同殿院往都堂看前後文字便見本末既退即隨兩府至都堂朱勝非顏岐王孝迪路允迪張澂皆在坐朱相自青囊取文字數紙次第以示最上乃特服人奉議郎宋邴書次即張俊奏言睿聖皇帝當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下數紙不暇詳觀其間亦有士人上書者意皆畧同廷秀語朱相云此事朝廷當有善後計但天子位號欲降於理未安廷秀既當言責不敢嘿嘿章疏言語狂直朱曰公為言官自當言責蓋章疏中有及大臣者復語諸公曰昨日之詔不可布于外必召變而張澂云若以五日時事勢豈爭此名位耶張欲行詔出廷秀請少緩明日鄭瑴入章引舜禪禹而親征有苗唐睿宗上畏天戒禪位太子而大事自決用其議遂寢二十五日詔書鄭瑴遂遷西樞以中書舍人張守為中丞頤浩等會兵剋日將至兇徒氣挫乃使王世修與宰執議天子復正往來數日四月一日辰時降旨召百官睿聖宮起居門外侍班次見宰執遣吏來問戶部尚書孫覿借金帶至班次忽有戎裝紫衫帶子也官負綴從官班問之乃是王世修方除工部侍郎賜袍帶未至先令綴班方悟假帶之繇蓋自渡江後宰執從官並繫犀帶今此異數用安反側世修王能甫之姪前此遷人知鄭州滎澤縣虜兵偶不

曾到而是邑全李綱特與改官遂為苗傅幕賓午後上出百官起居畢即
上馬百官捲班先行迎於內東閣外杭州太守常視事在大廳之北至是
世修具袍帶明日有旨正朝以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劉正彥副之使其避
張韓之兵別路而往又須制賜鐵券帶礪之誓三日聞韓將前軍至臨平
為二兇設伏掩殺四日夜二兇拔寨道餘杭門出轉龍山縣富陽而去明
日韓將劉兵皆入以張俊簽書樞密顧浩右僕射朱勝非知洪州張澂知
江州韓將遣人擒王世修鞫始謀并拘其妻子有旨令劉光世處斷曉有
文字至臺申差察官就審實朝廷亦恐諸將鍛鍊非實情也是時察官唯
陳戩獨員將臺吏并司獄至光世寨取王世修嘗與二兇語閹官恣橫而
劉尤嫉之上自揚州奔播過浙西道吳江左右官者以射鴨為樂至杭州
日群閹游湖山世修以劉子示正彥憤然曰公甚忠義要須與公協力同
去此輩俄又聞王淵為樞密愈不平苗劉乃與世修等謀先斬王淵然後
殺內侍議已定初四日部分兵馬且使人語淵云臨安縣界有強盜欲出
擒捕五日早令世修伏兵於城西橋下俟淵過即捽下馬斬之繼遣人圍
康履家分兵捕內官凡無鬚者皆殺然後領兵伏闕請罪脅天子禪位此
皆始謀實情依所招具奏明日戮之於市吳湛以輔二兇領中軍寨於宮

門前申請除宰執侍從餘人悉於中軍寨門下馬使悍卒持挺誰何至歐
擊從人損壞輿轎廷秀兩章引皇城司格令并律文闌入法理會僅以章
行而悍將復匿之而不出廷秀以臺中被受榜於皇城司前軍士方少戢
至是湛亦戮馬并貶王元左言皆殿帥以當日坐視二兇之悖不畧詰何
故也六日廷秀對跡言錢塘非可居當圖建康為暫都計上亦知此非處
一章言王世修等及康允之劉蒙吳説范仲熊讀至論仲熊事上甚怪之
乃曰范仲熊莫不如是對曰臣不知其他但在宣和末進用實出梁師成
門下又入文字言布孟上初怒甚便欲梟者宰執言此當自有論列故廷
秀章上迺貸布孟流嶺南而賞詰兩官　穎彥又記　高宗六龍幸海事
云己酉十一月駕幸會稽覘者報虜人分兵渡江一自采石入建康一自
黃州過興國軍渡采石者杜充兵要擊於中流小捷奏乞上請親征二十
五日駕起會稽至錢清閘虜人十九日己渡大江二十六日駕自錢清回
明州避虜十二月七日至明侍從百官皆散唯宰執從行留張俊軍于越
辛企宗領中軍李質領禁衛護從士卒不滿數千泉福州海船皆至廟堂
即為航海計衛兵不欲行九日遂群譟欲狙擊宰執十一日以張思正兵
索城中捕亂者戮其為首數人餘分隸五軍以御營使司參議官劉洪道

知明州與張汝舟兩易十六日早上自府衙出東渡門登舟十八日御舟泊定海縣二十日參政范宗尹入城探報十六日己陷杭州大肆焚戮宗尹即回從駕張俊以所領軍自越來明知越州李鄴遣兵邀虜於浙江三捷既而衆寡不敵鄴遣人賫書投拜虜人按兵入越俊兵在明乘賊先而恣掠鹵時城中人家少遂出城以清野為名環城三十里居民皆遭其焚刼或以金帛牛酒餉之幸免與紛爭則殺之有城南湯家子先毆其卒卒走號衆來痛擊垂死積稻稈蔽之兵去人或救之者尚活而膚躰已集裂少刻而死二十七日虜引兵自餘姚道藍溪入黄劉車廐直抵湖塘分屯於湖中田舍二十八日俊引兵禦之小却於是虜人自城下呼請遣人來寨中議事明日俊遣姓徐人抵虜寨虜因釋甲與語欲如越官吏投拜拒之自後相持不敢動正月二日午間西風虜兵乘之扣西門時俊與劉洪道生城樓上遣兵掩擊擒甍二酋虜奔北墮田間或墜水勢當追而鏖敗之而俊亟令收兵要之得失畧相當僅能却之而已且張皇奏凱而策勲其後肆青文云鄞水勦絶其太半蓋謂是也其夜虜兵拔寨西去俊遣人候伺知虜人駐餘杭治攻具請於臨安之大酋益兵將復來俊托以上旨召扈從八月盡起其衆入台行甚速而李質亦以班直繼行思正千餘從

屯江東而質思正洪道猶過從夜飯城中居民出者已十七八有士人率衆叩洪道馬首願留以禦賊洪道紿曰予當數剋敵而勝若等事無慮復下令民還城外者得取其家之什物儲峙於是舟入城者數千隻洪道擇其大者留供官屬取公使高麗兩庫金銀器皿轢壓之而實於簏與帑藏儲粮載之海舶而洪道所將精卒僅千人横肆乘亂剽掠州人怨之十三夜洪道微服出城既過東岸恐人追襲乃使盡撤浮橋之版居人扶攜沿絙索而渡卒復邀奪其所賫擁排遏抑墜水者數千哀號震天地城中惟崇節作院廂軍與無賴惡少僅千人以監甲伏使臣并監酒務李木者將之凡此皆欲僥倖賊不至掠取公私之物者十四日虜果復至營廣德湖舊寨前遣老弱婦女運丸礫填塹十五夜植砲架十餘對西門十六日以數砲碎城樓守者奔散奏東南綖城而出或浮木渡江生死相半而奔起村落者與賊遇由是遍州之境深山窮谷平時人跡不到處皆虜人搜剔叢棒如探巢取卵殺掠不可勝數既而破定海以舟絶洋刼昌國縣復欲攻象山縣至碕頭風雹大作（俗謂犄碕海道最險處也）遂回大率自正月十六日陷明州至二月三日方去其酋長請於長安之大酋（大酋乃四太子）云捜山撿海已畢其明州取指揮報云依揚州例故自二月初遣人四

而放火城中惟東南角數佛寺與僻巷居民偶得存虜人既去城外群小以船盜取公私錢物而村落兇頑殺人攘刼毒甚於虜州縣官逃避未遇有蔣安義張彝者受虜人僞命蔣爲安撫張爲通判且授安義以兩浙運司印一紐安義遂領州事繫銜出牓自命其子知鄞縣歠不逞以攘取十二日慈溪縣令林叔豹領鄉兵入城見安義奪其印遺虜人十二人在開元寺病不前者叔豹誅之十六日通判蔣賡自象山郡官稍稍繼至洪道亦自台回至奉化縣言已受命制置浙東且椿粮料兵遂之越不知傳谹卿前此已收復也洪道留奉化縣比向日誅求益甚而所將精卒暴横而肆邑人蔣璉兇悍人也前此群聚防守幸虜兵不至自以爲功方肆強梁會洪道卒而有毆其黨者一夕歠引數千人圍岳林寺欲縱火而殺毆人之卒不得已取其卒杖流之乃定洪道既入城與張思正縱其麾下斵民居客藏逃遁之家偶脫死餒餓甚矣歸故址取其藏給朝夕則群卒強奪之雖焚餘椽楹藩籬可爲薪者人不得有公遣數百輩持長竿大鈎撈摝河陂池井間謂之闌遺錢物輸公十不一二洪道復苛配強歛併得四萬緡獻之行朝欲蒙失守之罪三月十二日乘輿自温航海至明時州邑已焚蕩舟由城外徑之越因言者罷洪道以向子忞知明州顏彥家居四明之海濵宜知其詳　建炎己酉　高宗蹔駐蹕于建康閫中擒苗傅劉正彥獻俘于朝檻車幾百兩先付之大理獄將盡尸諸市子棠詣對以陳云在律俱當誅死然其中婦女有顧買及鹵掠以從者倘殺之未免無辜願賜哀矜上矍然曰卿言極是朕思慮之所不到即詔除二兇妻子之外餘皆釋放歡呼而出揮麈第三録逆亮纂位之後偶因本朝遣使至其闕庭有畏讋者遂有輕我之心即謀大舉僉刷以壯人爲兵欲以百萬南攻止得六十七萬以二十七萬侵淮東敵劉信叔亮以四十萬自隨由淮西來與王權相遇而王權之衆不能當在和州對壘權盡遣渡船過南岸與其衆誓云國家養汝輩許時政要今日以死上報衆皆唯唯而軍堅壁不動權以二三腹心自隨手執諸軍旗號戒諭諸將云不可妄動且看虜軍有陣脚不固不肅者看吾舉逐軍旗號先舉動虜軍數重之内有紫傘往来傳呼者莫知其意虜軍先来犯陣遇大雨遂退復駐軍于舊寨無一不肅諸將遂語權云虜將如此我軍如何可戰權云諸公不可説此語今日正當報國之時宜盡死于此不可有一人異議諸將云太尉欲與諸軍死此邦將甚軍馬與國家保守江面權悟其言遂言當從諸人議往南岸吽船渡軍馬還與國家保江却自往朝廷請罪又與諸將計筭軍馬渡江有殿

後者必為虜騎所追合損折一軍半人馬又要一將殿後統制官時俊云願為殿後保全軍馬過江衆服其勇王琪是為護聖馬軍統制亦同行云所部軍馬乃主上親隨太尉不可失却也一人一騎遂令護聖馬軍先渡諸軍次第而濟虜騎果下馬來襲時俊牌手當之幸所失不致如筭之數諸軍遂就采石各上戰艦以備虜人擁為樞密行府押詣朝廷竄于海外逆亮築臺江岸刑白馬祭天自執紅旗麾諸軍渡江行至中流為采石戰艦迎敵時俊在舟中令軍士以寸札弩射虜人赴水者多盡皆退走亮知江岸有備遂全軍過揚州軍士奏愷未及登岸虞丞相允文以參贊軍事偶至采石遂與王琪報捷于朝虞自中書舍人除兵部尚書自此遂東春知琪除正任觀察使諸將在江中獲捷者亦皆次第而遷水軍統制盛新功多而獲賞寂輕壹鬱而死建康采石軍士至今憐之次年春初明清從外舅起帥合肥道出采石親見將士言之直書其語不復潤色以文云

揮麈餘話建炎己酉以葉夢少蘊為左丞纔十四日而為言者所攻而罷其自記奏對聖語備列于後一日進呈知婺州蘇遲奏乞減年額上供羅聖訓問祖宗額幾何臣等對皇祐編勑一萬匹問今數幾何臣等指蘇遲奏言平羅婺羅花羅三等共五萬八千七百九十七匹聖訓驚曰苦哉民何以堪臣等奏建炎赦書諸崇寧以後增添上供過數非祖宗舊制自合盡罷今遲奏乞減一半聖訓曰與盡依皇祐法臣等奏今用度視祖宗時不同却恐減太多用度不足即不免再拋買或致失信欲且與減二萬疋并八千有零數臣等奏陛下至誠卹民可謂周盡聖訓復云如此好事利益於民一日且做得一件一年亦有三百六十件臣等退御筆即從中出曰訪聞婺州上供羅舊數不過一萬疋煕寧以後積漸增添幾至伍倍近歲無本錢皆出科配久為民病深可矜恤今後可每年與減貳萬八千匹并零數者為永法仍令本州及轉運司每年那融應副本錢足備臣等即施行 車駕初至臨安府霖雨不止一日臣等奏事畢因言州治屋宇不多六宮居必隘窄且東南春夏之交多雨蒸潤非京師比聖訓曰亦不覺窄但卑濕爾然自過江百官六軍皆失所朕何敢獨求安至今寢處尚在堂外當簇將士官局各得所居遷從之人稍有所歸朕方敢遷入寢臣等皆言聖心如此人情孰不感動車駕始至臨安府手詔郎官以上悉皆許薦人材蓋特恩也一日進呈侍從官等奏狀聖訓諭臣等曰今次所薦人材不比已前當須擇其可取者便擢用之乃命並召赴都堂審察翌日復命臣等曰郎官等所薦士不若便令登對朕當親自延見之早朝退適閱諸

處章奏未嘗闕令後進膳罷令後殿引見及晚朝前皆可引三班庶得款曲臣等奏但恐上勞聖躬若陛下不倦接見疏遠搜訪賢能天下幸甚於是再批旨行下一日初進對聖訓首言陳東歐陽澈可贈一官并與子或弟一人恩澤始罪東等出於倉猝終是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今方降詔使士庶皆得言事當使中外皆知此意臣等即奉詔言甚善聖訓復曰馬伸前此責去亦非罪可召還或曰聞伸已死聖訓曰不問其死但朝廷召之以示不以前責為罪之意乃問伸自何官責臣等皆曰自衛尉少卿聖訓可復召為衛尉少卿臣等奉詔而退東等於是皆贈官及與子或弟恩澤一人并詔所居優䘏其家　進呈湖州民王永從進錢五十萬緡佐國用臣等言户部財用稍集亦不至甚闕聖訓曰如此即安用徒有取民之名却之或曰已納其伍萬緡矣今却之則前後異同聖訓曰既不闕用可併前已納還之仍詔今後富民不許陳獻臣等皆言聖慮及此東南之民聞風當益感悅一日聖訓諭臣等言過江器械皆散亡甲所失尤多朕每躬擐甲冑閱武於宮中以勵衛士乃知舊所造甲有未盡善如披膊皆用鐵臂肘幾不可引以當胷緩急如何屈伸今皆親自裁定損益與舊不同極便於施行令兩浙路諸州分造甲五千副一以新樣為之臣等皆言陛下留意武事前所未講盡經聖慮此前史所以稱漢宣帝器械技巧皆精其能朝退內出新樣甲一副示臣等舊轉肘鐵葉處皆易以皮屈伸無不利便他皆類此其後陳東歐陽澈俱贈祕撰各有官其二子仍賜田千頃

朱子語類

倜問趙忠獻張魏公當國魏公欲戰忠簡欲不戰忠簡以為劉豫机上肉耳然豫挾虜人以為重今且得豫遮蔽虜人我之被禍猶小若取劉豫則我獨當虜人難矣魏公不然之必欲戰二策孰是先生曰忠簡非是殺得劉豫了又却抵當虜人有何不可又云劉豫亦未便是机上肉在若以趙之才恐也當未得那机上肉在他亦未會被你殺得只是胡說若真个殺得劉豫則我之勢益強虜人自畏矣何難當之有虜豺狼犬羊也見威則畏見善則愈肆欺侮若自家真个曾勝劉豫殺得一兩番贏他便怕矣靖康以後自家只管怕他與之和所以他愈肆欺侮若自家真个能勝劉豫他安得不懼虜禽獸耳豈可以柔服也嘗見征蒙記李成之子某從兀朮征蒙國因記征蒙時事云兀朮在甚處淮上二士人說之曰今韓世忠渡江遺棄糧草甚多若我急往收取資之以取江南必可得也兀朮然其言遂急來淮上則空無所有蓋韓已先般輜重糧草歸而後抽軍回也彷徨淮上正未有策而糧草已竭窘不可言先已敗於劉錡錡在順昌

府扼其前進退不可遂遣使請和兀术謂其下曰今南朝幸而欲和即大幸不然即送死耳無策可為也這下又不令知狼狽如是若知之以偏師臨之無遺類矣是時雖稍勝然高宗終畏之欲和因其使來喜甚遂遣使報之欲和兀术大喜遂得還是兀术不可望和自以為必死其遣使也蓋亦謾試此間耳可惜此機會所以後來也怕一向欲和又云劉信叔在順昌府一勝是時劉以孤軍在順昌兀术來伐諸將皆欲走信叔曰不可我若走則虜人必前拒我襲在後必無遺類若幸而得至江則諸將盡扼江上責我以擅棄歸之罪亦必盡殺我決無可生之理不若堅守此城與虜人決勝負庶幾死中可以求生也其嘗說廝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脚住不退即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遂據城與虜人戰大敗虜人兀术由是畏怯若非錡順昌一勝兀术亦未必便致狼狽如此之甚信叔本將家子喜讀書能詩詩極佳善寫字後來當完顏亮時已自老病緣其姪劉玘先戰敗遂至於敗　僩因問當初高宗若必不肯和乘國勢稍振必成功曰也未知如何蓋將驕惰不堪用僩問如張韓劉岳之徒富貴已極如何責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為勝然飛亦橫只是他猶欲向前廝殺先生曰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他若撞着周世宗蕭太祖那裏怕他駕馭起皆是名將緣上之舉措無以服其心所謂得罪於巨室者也是夜因論爲政不得罪於巨室語及此又問劉光世本無能然却軍心向他其裨將亦多有可用者先生云他本將家子云云張魏公撫師淮上督劉光世進軍是時虜人正大舉入寇光世恐懼遂背後懷趙忠簡公是時趙鼎為相折彥質為樞密折助之請樞密府遂命劉光世退軍魏公聞知大怒遂趕回劉光世出榜約束云如一人一馬渡江者皆斬光世遂不敢渡江便回淮上樞府一面令退軍而宣撫令進軍淮上然終退怯魏公既還朝遂力言光世巽懦不堪用罷之而命呂安老祉董其軍及呂安為瓊等所殺降劉豫魏公由是得罪而趙忠簡復相趙既相遂復舉劉光世為將便是事都筭成私意魏公已自罷得劉光世好了雖呂安老敗事然後舉能者而任之亦足矣何必須光世哉此皆趙之私意以某觀之必竟魏公去得光世是而趙所為非豈有虜人方入你却欲棹了去一邊令進軍一邊令退軍如何作事云云又言諸將驕橫張與韓較與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飛較疎高宗又忌之遂為秦所誅而韓世忠破膽矣只有韓世忠在大儀鎮筭殺得虜人一陣好高宗初遣魏良臣往虜中講和令韓世忠退師渡江韓聞

魏將至知其欲講和也遂留之云某方在此措置得畧好正抵當得虜人住大功垂成而主乃令追還何也魏云主上方與大金講和以息兩國之民恐邊將生事敗盟故召公還慎勿違上意韓再三嘆息以為可惜又云既上意如此只得抽軍歸耳遂命士卒束裝即日為歸計魏遂渡淮兀朮問以韓世忠已還否魏答以某來時韓世忠正治疊行即日起離矣兀朮再三審之知其然遂稍弛備世忠乘其懈回軍奮擊之兀朮大敗魏良臣皇恐無地再三求哀云實見韓將回不知其紿已乃得免　問不能自強則聽天所命修德行仁則天命在我因說靖康之禍云云終始為講和所誤虜人至城下攻城猶說講和及高宗渡江亦只欲講和問秦檜之所以力欲講和者亦以高宗之意自欲和也曰然是他知得虜人之意是欲厭用兵也當初自虜中來時已知得虜人厭兵故這裏迎合高宗之意那个又投合虜人之意虜人是時子女玉帛已自充滿厭足非復曩時長驅中原之銳矣又被這邊殺一兩陣怕了兼虜之創業之主已死他那邊兄弟自相屠戮這邊兵勢亦稍稍強所以他亦欲和　趙丞相亦自主和議但爭河北數州及不肯屈膝數項禮數爾至秦丞相便都不與爭趙丞相是西人人皆望其有所成就不知他倒都不進前庚　問中興賢相皆推趙忠簡公何如曰看他做來做去亦只是王茂洪規摹當時廟論大槩亦主和議按王庶云免簽書和議文字劄貼黄云契勘臣前項所上章奏及與王倫議實有妨嫌今若不自陳稟則又如趙鼎劉大中輩首鼠兩端於陛下圖事何益使當國久時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却須有些計較如歲幣稱呼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秦檜之樣老草地和了後來秦檜之沒意智乃以不合沮撓和議為詞貶之却十分送个好題目與他問趙好處何如曰意思好又孜孜汲引善類但其行事亦有不強人意處如自平江再都建康張德遠極費調護已自定疊了只因酈瓊叛去德遠罷相趙公再入憂虞過計遂決還都臨安之策一夜起發自是不復都金陵矣問酈瓊之叛或云因呂安老折辱之不能安遂生反心如不親坐廳但乘簾轝履以受其參之類恐無此等事曰此亦傳聞之過又問當時皆歸罪魏公以為不合罷劉光世故有此變曰光世在當時貪財好色無與為比軍政極是弛壞罷之未為不是但分付得他兵馬無着落又云此事似不偶然如虜人寇虐劉豫不臣但無人敢問着他至此也重兵淮上方謀大舉以伐劉豫忽然有此一段蹺脫遂止又云如呂安老才氣儘自過人觀其議論亦甚精確問酈瓊叛去之後聞亦不得志于虜曰虜人後來亦用他

為將但初叛歸于劉豫虜人却疑豫擁兵大衆或疑與我為内應遂有廢
豫之謀酈瓊叛于淮西實紹興七年秋戊辰也瓊既降劉豫金人憂其難
制遂廢偽齊其詔有云勿謂奪蹊田之牛其罰則不能為於子之反非棄
而之此天亦棄齊豫也豈偶然哉問靖康之禍若得如前輩之賢者一二
人莫可主張否曰也難主張胡文定謂龜山云使當時若早用其言也須
救得一半他這說得極公道道夫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靖康建炎間
未論士大夫只如盜賊中是有多少人宗澤在東京收拾得諸路豪傑甚
多力請車駕至京以圖恢復只緣汪黄一力沮撓後既無粮食供應澤又
死遂散而為盜非其本心自是當時不曾收拾得他致為飢寒所迫以苟
旦夕之命後来諸將立功名者往往皆是此時招降底人所以成湯說萬
方有罪在予一人聖人見得意思直是如此按黄卓録有詳畧今附云因
言靖康紹興間事曰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高宗初興天下多少人才
自是高宗不能盡舉而用之未說士大夫只盜賊中是有幾个人才朝廷
既不能用皆散而為盜賊可惜可惜宗澤在東京煞招收得諸路豪傑盜
賊力請高宗還都汴以圖恢復被汪黄讒譖一面放散了皆去而為盜賊
當初高宗能聽宗澤李伯紀輩須有少進步處所以古人云萬方有罪在

予一人怪他不得你既不能用他又無粮食與他喫教他如何得其勢只
得散為群盜以苟旦夕之命而已其中有多少人材可惜可惜問今日事
因及石子重是以其官召者時為福州撫幹因史真翁薦被召如廟堂不
肯休須着去先生曰雖是如此然亦濟得甚事因舉孟子言或遠或近或
去或不去歸絜其身而已又舉了翁云在彼者是舉爾所知在我者是為
仁由己遂言靖康初張邦昌借位呂舜徒為門下侍郎當時有言他人不
足惜只舜徒可惜者胡文定記其事云舜徒雖為邦昌官却能勸邦昌收
偽赦迎太后垂簾皆其力也其人云終是難分雪文定記此只到終是難
分雪處便住更無它語問只如狄梁公在武后時當時若無梁公更害事
曰梁公只是薦得張柬之數人它已先死如梁公為周朝相舜徒為邦昌
官皆不可以訓伊川論平勃謂當以王陵為正是也如舜徒輩一生踐履
適遭變故不幸有此事今人合下便如此却不得甕牖閑評余嘗謂高宗
乃太祖之後身也曲洧舊聞載五代間有一狂僧謂人曰汝等望太平須
待定光佛出世既而太祖即位當時之人莫不以為定光佛至丙午年春
有宗室姓趙居許下忽夢梵僧告曰世且亂定光佛再出世矣子有難當
日誦千聲可免是年高宗即位則知二帝皆定光佛無疑而泊宅編又載

豬頭和尚為定光佛而太祖屬豬高宗亦屬豬已云異矣余家宣政間以先大父為郎曹方留京師聞高宗聖貌天材種種過人遠甚人皆以小太祖目之又況太宗在周朝為歸德軍節度使後遂改歸德軍為應天府即南京也高宗亦即位於南京以至太祖上仙之歲在亥月高宗亦以亥月上仙每事皆同如此故余獨謂高宗誠太祖之後身焉嘗試思之太祖之所以再出世者殆天命也其意深且遠矣蓋自五代之君多以幼沖而嗣位其國祚往往皆絕無長久者太祖既受禪杜太后獨憂之至其臨終勸太祖兄弟相繼而立令趙普作為誓書置之甚詳姑立太宗未立太祖之子魏王懼有五代之禍也至太宗時秦王已薨矣後太宗復欲立太祖之後為趙普者乃云昔太祖已錯陛下豈宜又錯遂竟立真宗迤邐至于高宗前後八世皆太宗之後若高宗之子魏公尚在則天下他日仍歸太宗之後矣豈不重負於太祖乎故天復令太祖再出世為高宗者是矣高宗皇子魏公已夭不免別求聖嗣而立之而壽皇乃秀王之子正太祖直下諸孫壽皇即位天下於是復歸于太祖之後使天不令太祖再出世為高宗者復求壽皇以立其誰能以天下復歸于太祖之後而謂高宗非太祖後身可乎此事余每以為然他人無有能知之者獨恨身微言輕不能一諸朝廷顯明之故聞識其事使後世皆知本朝二帝事體如此亦非偶然者耳

庚申宋趙太祖以庚申受周禪改元建隆高宗中興還都臨安亦以庚申建國自秦漢以來一百三十六帝惟梁武帝得八十三歲本朝高宗聖筭亦八十一矣武帝壽數雖高然未幾遭侯景之亂狼狽而死又何足貴邪而高宗當天下承平之時其年尚未及六十乃以萬機之務盡付之壽皇方且陶冶聖性恬養道真所樂者文章字畫琴棊書畫而已若其他子女之奉聲色之娛初未嘗留意此所以五福兼全獨過八旬之壽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苟非胸中有大過人者詎能至此乎然則庸常之人其可以情欲累其身哉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二千九百三十

重錄總校官侍郎 臣秦鳴雷
學士 臣胡正蒙
分校官侍讀 臣呂旻
書寫儒士 臣陳大吉
圈點監生 臣喬承華
臣歐陽卿